

萬 有 文 庫

第一集一千種

王雲五主編

一百二十回的水滸

(十)

施耐庵著

胡適序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一百二十回的水滸

(十)

施耐庵著

國學基本叢書

水滸

第五十回

吳學究雙掌連環計

宋公明三打祝家莊

話說當時軍師吳用啓煩戴宗道：「賢弟可與我回山寨去取「鐵面孔目」裴宣，「聖手書生」蕭讓，「通臂猿」侯健，「玉臂匠」金大堅。可教此四人帶了如此行頭，連夜下山來，我自有用他處。」戴宗去了。

只見寨外軍士來報，西村扈家莊上扈成牽牛擔酒，特來求見。宋江叫請入來。扈成來到中軍帳前，再拜懇告道：「小妹一時竊齒，年幼不省人事，誤犯威顏，今者被擒，望乞將軍寬恕。奈緣小妹原許祝家莊上，前者不合奮一時之勇，陷於縲紲。如蒙將軍饒放，但用之物，當依命拜奉。」宋江道：「且請坐說話。祝家莊那廝，好生無禮，平白欺負俺山寨，因此行兵報讎，須與你扈家無冤。只是令妹引人捉了我王矮虎，因此還禮，拿了令妹。你把王矮虎放回還我，我便把令妹還你。」扈成答道：「不期已被祝家莊拿了這

個好漢去。」吳學究便道：「我這王矮虎，今在何處？」扈成道：「如今拘鎖在祝家莊上，小人怎敢去取？」宋江道：「你不去取得王矮虎來還我，如何能够得你令妹回去？」吳學究道：「兄長休如此說，只依小生一言：今後早晚祝家莊上，但有些響亮，你的莊上，切不可令人來救護。倘或祝家莊上有人投奔你處，你可就縛在彼。若是捉下得人時，那時送還令妹到貴莊。只是如今不在本寨，前日已使人送在山寨。奉養在宋太公處。你且放心回去，我這裏自有個道理。」扈成道：「今番斷然不敢去救應他，若是他莊上果有人來投我時，定縛來奉獻將軍麾下。」宋江道：「你若是如此，便強似送我金帛。」扈成拜謝了去。

且說孫立卻把旗號上改喚作登州兵馬提轄孫立，領了一行人馬，都來到祝家莊後門前。莊上牆裏望見是登州旗號，報入莊裏去。樂廷玉聽得是登州孫提轄到來相望，說與祝氏三傑道：「這孫提轄是我弟兄，自幼與他同師學藝，今日不知如何到此。」帶了二十餘人馬，開了莊門，放下吊橋，出來迎接。孫立一行人都下了馬，衆人講禮已罷，樂廷玉問道：「賢弟在登州守把，如何到此？」孫立答道：「總兵府行下文書，對調我來此間鄆州守把城池，隄防梁山泊強寇，便道經過，聞知仁兄在此祝家莊，特來相探。本待從前門來，因見村口莊前俱屯下許多軍馬，不好衝突，特地尋覓村里，從小路問到莊後，入來拜望。」

仁兄。」樂廷玉道：「便是這幾時連日與梁山泊強寇廝殺，已拿得他幾個頭領在莊裏了，只要捉了宋江賊首，一併解官。天幸今得賢弟來此間鎮守，正如錦上添花，旱苗得雨。」孫立笑道：「小弟不才，且看相助捉拿這廝們，成全兄長之功。」樂廷玉大喜，當下都引一行人進莊裏來，再拽起了吊橋，關上了莊門。孫立一行人安頓車仗人馬，更換衣裳，都在前廳來相見。祝朝奉、祝龍、祝虎、祝彪三傑，都相見了，一家兒都在廳前相接。樂廷玉引孫立等上到廳上相見，講禮已罷，便對祝朝奉說道：「我這個賢弟孫立，綽號「病尉遲」，任登州兵馬提轄。今奉總兵府對調他來，鎮守此間鄆州。」祝朝奉道：「老夫亦是治下。」孫立道：「卑小之職，何足道哉！早晚也要望朝奉提攜指教。」祝氏三傑相請衆位尊坐。孫立動問道：「連日相殺，征陣勞神。」祝龍答道：「也未見勝敗。衆位尊兄，鞍馬勞神不易。」孫立便叫顧大嫂引了樂大娘子、叔伯姆兩個去後堂見拜宅眷，喚過孫新、解珍、解寶參見了，說道：「這三個是我兄弟。」指着樂和便道：「這位是此間鄆州差來取的公吏。」指着鄒淵、鄒潤道：「這兩個是登州送來的軍官。」祝朝奉併三子雖是聰明，卻見他又有老小，并許多行李車仗人馬，又是樂廷玉教師的兄弟，那裏有疑心，只顧殺牛宰馬，做筵席管待衆人，且飲酒食。

過了一兩日，到第三日，莊兵報道：『宋江又調軍馬殺奔莊上來了。』祝彪道：『我自去上馬拿此賊。』便出莊門，放下吊橋，引一百餘騎馬軍殺將出來。早迎見一彪軍馬，約有五百來人，當先擁出那個頭領，彎弓插箭，拍馬輪鎗，乃是『小李廣』花榮。祝彪見了，躍馬挺鎗，向前來鬪，花榮也縱馬來戰祝彪。兩個在獨龍岡前，約鬪了十數合，不分勝敗。花榮賣個破綻，撥回馬便走，引他趕來。祝彪正待要縱馬追去，背後有認得的說道：『將軍休要去趕，恐防暗器，此人深好弓箭。』祝彪聽罷，便勒轉馬來不趕，領回人馬投莊上來，拽起吊橋，看花榮時，也引軍馬回去了。祝彪直到廳前下馬，進後堂來飲酒。孫立動問道：『小將軍今日拿得甚賊？』祝彪道：『這廝們夥裏有個甚麼『小李廣』花榮，鎗法好生了得。鬪了五十餘合，那廝走了，我卻待要趕去追他，軍人們道，那廝好弓箭，因此各自收兵回來。』孫立道：『來日看小弟不才，拿他幾個。』當日筵席上叫樂和唱曲，衆人皆喜。

至晚席散，又歇了一夜，到第四日午牌，忽有莊兵報道：『宋江軍馬又來在莊前了。』堂下祝龍，祝虎，祝彪三子都披掛了，出到莊前門外，遠遠地望見，早聽得鳴鑼擗鼓，納喊搖旗，對面早擺下陣勢。這裏祝朝奉坐在莊門上，左邊樂廷玉，右邊孫提轄，祝家三傑，并孫立帶來的許多人伴，都擺在兩邊。早見宋江

陣上『豹子頭』林冲高聲叫罵，祝龍焦躁，喝叫放下吊橋，綽鎗上馬，引一二百人馬，大喊一聲，直奔林冲陣上。莊門下擱起鼓來，兩邊各把弓弩射住陣脚。林冲挺起丈八蛇矛，和祝龍交戰，連鬪到三十餘合，不分勝敗。兩邊鳴鑼，各回了馬。祝龍大怒，提刀上馬，跑到陣前，高聲大叫宋江決戰。說言未了，宋江陣上早有一將出馬，乃是『沒遮欄』穆弘來戰祝虎。兩個鬪了三十餘合，又沒勝敗。祝彪見了大怒，便綽鎗飛身上馬，引二百餘騎，奔到陣前。宋江隊裏『病關索』楊雄，一騎馬，一條鎗，飛搶出來戰祝彪。孫立看見兩隊兒在陣前廝殺，心中忍耐不住，便喚孫新取我的鞭槍來，就將我的衣甲頭盔袍襖把來披掛了，牽過自己馬來——這騎馬號『烏驢馬』，韉上鞍子，扣了三條肚帶，腕上懸了虎眼鋼鞭，綽鎗上馬。祝家莊上，一聲鑼響，孫立出馬在陣前。宋江陣上林冲，穆弘，楊雄都勒住馬，立於陣前。孫立早跑馬出來，說道：『看小可捉這廝們。』孫立把馬兜住，喝問道：『你那賊兵陣上有好廝殺的，出來與我決戰。』宋江陣內鑿鈴響處，一騎馬跑將出來，衆人看時，乃是『拚命三郎』石秀來戰孫立。兩馬相交，雙槍並舉。兩個鬪到五十合，孫立賣個破綻，讓石秀槍擲入來，虛閃一個過，把石秀輕輕的從馬上捉過來，直挾到莊前撇下，喝道：『把來縛了。』祝家三子把宋江軍馬一攪，都趕散了。三子收軍回到門樓下，見了孫立，衆皆拱手欽

伏。孫立便問道：「共是捉得幾個賊人？」祝朝奉道：「起初先捉得一個時遷，次後拿得一個細作楊林，又捉得一個黃信，扈家莊「一丈青」捉得一個王矮虎，陣上拿得兩個，秦明，鄧飛，今番將軍又捉得這一個石秀，這廝正是燒了我店屋的。共是七個了。」孫立道：「一個也不要壞他，快做七輛囚車裝了，與些酒飯，將養身體，休教餓損了他，不好看。他日拿了宋江，一併解上東京去，教天下傳名，說這個祝家莊三傑。」祝朝奉謝道：「多幸得提轄相助，想是這梁山泊當滅也。」邀請孫立到後堂筵宴，石秀自把囚車裝了。看官聽說，石秀的武藝不低似孫立，要賺祝家莊人，故意教孫立捉了，使他莊上人一發信他。孫立又暗暗地使鄒潤，鄒潤，樂和去後房裏把門戶都看了出入的路數。楊林，鄧飛見了鄒潤，鄒潤，心中暗喜。樂和張看得沒人，便透個消息與衆人知了。顧大嫂與樂大娘子在裏面已看了房戶出入的門徑。

至第五日，孫立等衆人都在莊上閒行，當日辰牌時候，早飯已後，只見莊兵報道：「今日宋江分兵做四路，來打本莊。」孫立道：「分十路待怎地？你手下人且不要慌，早作準備便了。先安排些撓鉤套索，須要活捉，拿死的也不算。」莊上人都披掛了，祝朝奉親自率引着一班兒上門樓來看時，見正東上一彪人馬，當先一個頭領，乃是「豹子頭」林冲，背後便是李俊，阮小二，約有五百以上人馬在此。正西上又

有五百來人馬，當先一個頭領，乃是「小李廣」花榮，隨背後是張橫、張順。正南門樓上望時，也有五百來人馬，當先三個頭領，乃是「沒遮攔」穆弘，「病關索」楊雄，「黑旋風」李逵。四面都是兵馬，戰鼓齊鳴，喊聲大舉。欒廷玉聽了道：「今日這廝們廝殺，不可輕敵。我引了一隊人馬出後門，殺這正西北上的人馬。」祝龍道：「我出前門，殺這正東上的人馬。」祝虎道：「我也出後門，殺那西南上的人馬。」祝彪道：「我自出前門，捉宋江，是要緊的賊首。」祝朝奉大喜，都賞了酒。各人上馬，盡帶了三百餘騎，奔出莊門，其餘的都守莊院門樓前納喊。此時鄒淵、鄒潤已藏了大斧，只守在監門左側。解珍、解寶藏了暗器，不離後門。孫新、樂和已守定前門左右。顧大嫂先撥軍兵保護樂大娘子，卻自拿了兩把雙刀在堂前，只聽風聲，便乃下手。

且說祝家莊上擲了三通戰鼓，放了一個砲，把前後門都開，放下吊橋，一齊殺將出來。四路軍兵出了門，四下裏分投去廝殺。臨後孫立帶了十數個軍兵，立在吊橋上。門裏孫新便把原帶來的旗號插起在門樓上，樂和便提着槍，直唱將出來。鄒淵、鄒潤聽得樂和唱，便唵哨了幾聲，輪動大斧，早把守監門的莊兵砍翻了數十個，便開了陷車，放出七隻大蟲來，各各尋了器械，一聲喊起。顧大嫂掣出兩把刀，直奔

入房裏，把應有婦人，一刀一個，盡都殺了。祝朝奉見頭勢不好了，卻待要投井時，早被石秀一刀剝翻，割了首級。那十數個好漢，分投來殺莊兵。後門頭解珍，解寶便去馬草堆裏放起把火，黑燄冲天而起。

四路人馬見莊上火起，併力向前。祝虎見莊裏火起，先奔回來。孫立守在弔橋上，大喝一聲：「你那廝那裏去？」攔住弔橋。祝虎省口，便撥轉馬頭，再奔宋江陣上來。這裏呂方，郭盛兩戟齊舉，早把祝虎和人連馬擗翻在地，衆軍亂上，剝做肉泥。前軍四散奔走。孫立，孫新迎接宋公明入莊。且說東路祝龍鬪林冲不住，飛馬望莊後而來。到得弔橋邊，見後門頭解珍，解寶把莊客的屍首一個個擡將下來，火燄裏祝龍急回馬，望北而走。猛然撞着「黑旋風」躡身便到，輪動雙斧，早砍翻馬脚。祝龍措手不及，倒撞下來，被李逵只一斧，把頭劈翻在地。祝彪見莊兵走來報知，不敢回，直望扈家莊投奔，被扈成叫莊客捉了，綁縛下，正解將來見宋江。恰好遇着李逵，只一斧，砍翻祝彪頭來，莊客都四散走了。李逵再輪起雙斧，便看着扈成砍來。扈成見局面不好，投馬落荒而走，棄家逃命，投延安府去了。後來中興內也做了個軍官武將。

且說李逵正殺得手順，直搶入扈家莊裏，把扈太公一門老幼，盡數殺了，不留一個。叫小曠囉牽了

有的馬匹，把莊裏一應有的財賦，捎搭有四五十馱，將莊院門一把火燒了，卻回來獻納。

再說宋江已在祝家莊上正廳坐下，衆頭領都來獻功，生擒得四五百人，奪得好馬五百餘匹，活捉牛羊不計其數。宋江見了大喜道：「只可惜殺了欒廷玉那個好漢。」正嗟歎間，聞人報道：「黑旋風燒了扈家莊，砍得頭來獻納。」宋江便道：「前日扈成已來投降，誰教他殺了此人如何燒了他莊院？」只見「黑旋風」一身血污，腰裏插着兩把板斧，直到宋江面前，唱個大喏，說道：「祝龍是兄弟殺了，祝彪也是兄弟砍了，扈成那廝走了，扈太公一家，都殺得乾乾淨淨，兄弟特來請功。」宋江喝道：「祝龍曾有人見你殺了，別的怎地是你殺了？」「黑旋風」道：「我砍得手順，望扈家莊趕去，正撞見「一丈青」的哥哥，解那祝彪出來，被我一斧砍了，只可惜走了扈成那廝。他家莊上，被我殺得一個也沒了。」宋江喝道：「你這廝，誰叫你去來？你也須知扈成前日牽牛擔酒，前來投降了，如何不聽得我的言語，擅自去殺他一家，故違了我的將令？」李逵道：「你便忘記了，我須不忘記，那廝前日教那個烏婆娘趕着哥哥要殺你，你今卻又做人情，你又不曾和他妹子成親，便又思量阿舅，丈人。」宋江喝道：「你這鐵牛，休得胡說！我如何肯要這婦人？我自有個處置。你這黑廝，拿得活的有幾個？」李逵答道：「誰鳥耐煩，見着活的便

砍了。」宋江道：「你這廝違了我的軍令，本合斬首，且把殺祝龍、祝彪的功勞折過了，下次違令，定行不饒。」黑旋風笑道：「雖然沒了功勞，也喫我殺得快活。」

只見軍師吳學究引着一行人馬，都到莊上來與宋江把盞賀喜。宋江與吳用商議道：「要把這祝家莊村坊洗蕩了。」石秀稟說起：「這鍾離老人仁德之人，指路之力，救濟大忠，也有此等善心良民在內，亦不可屈壞了這等好人。」宋江聽罷，叫石秀去尋那老人來。石秀去不多時，引着那個鍾離老人來到莊上，拜見宋江，吳學究。宋江取一包金帛賞與老人，永爲鄉民。不是你這個老人面上有恩，把你這個村坊，盡數洗蕩了，不留一家。因爲你一家爲善，以此饒了你這一境村坊人民。」那鍾離老人只是下拜。宋江又道：「我連日在此攪擾你們百姓，今日打破祝家莊，與你村中除害，所有各家賜糧米一石，以表人心。」就着鍾離老人爲頭給散，一面把祝家莊多餘糧米，盡數裝載上車；金銀財賦，犒賞三軍衆將；其餘牛羊驛馬等物，將去山中支用。打破祝家莊，得糧五十萬石。宋江大喜。大小頭領，將軍馬收拾起身，又得若干新到頭領，孫立、孫新、解珍、解寶、鄒淵、鄒潤、樂和、顧大嫂，并救出七個好漢。孫立等將自己馬也揹帶了，自己的財賦同老小樂大娘子跟隨了大隊軍馬上山。當有村坊鄉民，扶老挈幼，香花燈燭，於路拜謝。

宋江等衆將一齊上馬，將軍兵分作三隊擺開，前隊鞭敲金鐙，後軍齊唱凱歌，正是：

盜可盜，非常盜；強可強，真能強。只因滅惡除兇，聊作打家劫舍。地方恨土豪欺壓，鄉村喜義士濟施。衆虎有情，爲救偷雞釣狗；獨龍無助，難留飛虎撲鷗。謹具上萬資糧，填平水泊；更賠許多人畜，踏破梁山。

話分兩頭，且說『撲天鷗』李應恰纔將息得箭瘡平復，閉門在莊上不出，暗地使人常常去探聽祝家莊消息，已知被宋江打破了，驚喜相半。只見莊客入來報說，有本州知府帶領三五十部漢到莊，便問祝家莊事情。李應慌忙叫杜興開了莊門，放下吊橋，迎接入莊。李應把條白絹搭膊絡着手，出來迎迓，邀請進莊裏前廳。知府下了馬，來到廳上，居中坐了，側首坐着孔目，下面一個押番，幾個虞候，階下盡是許多節級，牢子。李應拜罷，立在廳前，知府問道：『祝家莊被殺一事如何？』李應答道：『小人因被祝彪射了一箭，有傷左臂，一向閉門，不敢出去，不知其實。』知府道：『胡說！祝家莊見有狀子，告你結連梁山泊強寇，引誘他軍馬，打破了莊，前日又受他鞍馬、羊酒、綵緞、金銀，你如何賴得過？』李應告道：『小人是知法度的人，如何敢受他的東西？』知府道：『難信你說，且提去府裏，你自與他對理明白。』喝教獄卒牽

子捉了，帶他州裏去，與祝家分辯。兩下押番虞候，把李應縛了，衆人簇擁知府上了馬。知府又問道：「那個是杜主管杜興？」杜興道：「小人便是。」知府道：「狀上也有你名，一同帶去，也與他鎖了。」一行人都出莊門。當時拿了李應，杜興，離了李家莊，腳不停地解來。行不過三十餘里，只見林子邊撞出宋江，林冲，花榮，楊雄，石秀一班人馬，攔住去路。林冲大喝道：「梁山泊好漢，合夥在此！」那知府人等不敢抵敵，撇了李應，杜興，逃命去了。宋江喝叫趕上，衆人趕了一程，回來說道：「我們若趕上時，也把這個鳥知府殺了，但自不知去向。」便與李應，杜興解了縛索，開了鎖，便牽兩匹馬過來，與他兩個騎了。宋江便道：「且請大官人上梁山泊躲幾時，如何？」李應道：「卻是使不得。知府是你們殺了，不干我事。」宋江笑道：「官司裏怎肯與你如此分辯？我們去了，必然要負累了你。既然大官人不肯落草，且在山寨消停幾日，打聽得沒事了時，再下山來不遲。」當下不由李應，杜興，不行，大隊軍馬中間，如何回得來？一行三軍人馬，迤邐回到梁山泊了。寨裏頭領晁蓋等衆人搗鼓吹笛，下山來迎接，把了接風酒，都上到大寨裏聚義廳上，扇圈也似坐下，請上李應與衆頭領都相見了。兩個講禮已罷，李應稟宋江道：「小可兩個已送將軍到大寨了，既與衆頭領亦都相見了，在此趨侍不妨，只不知家中老小如何？可教小人下山則個。」吳學究

笑道：「大官人差矣！寶眷已都取到山寨了。貴莊一把火已都燒做白地，大官人卻回到那裏去？」李應不信，早見車仗人馬，隊隊上山來。李應看時，卻見是自家的莊客，并老小人等。李應連忙來問時，妻子說道：「你被知府捉了來，隨後又有兩個巡檢，引着四個都頭，帶領三百來土兵，到來抄扎家私，把我們好好地教上車子，將家裏一應箱籠，牛羊馬匹，驢騾等項，都拿了去，又把莊院放起火來都燒了。」李應聽罷，只叫得苦。晁蓋、宋江都下廳伏罪道：「我等兄弟們端的久聞大官人好處，因此行出這條計來，萬望大官人情恕。」李應見了如此言語，只得隨順了。宋江道：「且請宅眷後廳耳房中安歇。」李應又見廳前廳後這許多頭領，亦有家眷老小在彼，便與妻子道：「只得依允他過。」宋江等當時請至廳前，敘說閒話，衆皆大喜。宋江便取笑道：「大官人，你看我叫過兩個巡檢，并那知府過來相見。」那扮知府的是蕭讓，扮巡檢的兩個是戴宗、楊林，扮孔目的是裴宣，扮虞候的是金大堅，侯健。又叫喚那四個都頭，卻是李俊、張順、馬麟、白勝。李應都看了，目睜口呆，言語不得。宋江喝叫小頭目快殺牛宰馬，與大官人陪話，慶賀新上山的十二位頭領，乃是李應、孫立、孫新、解珍、解寶、鄒淵、鄒潤、杜興、樂和、時遷，女頭領扈三娘、顧大嫂、同樂大娘子。李應宅眷，另做一席，在後堂飲酒。大小三軍，自有犒賞。正廳上大吹大擂，衆多好漢，飲酒

至晚方散。新到頭領，俱各撥房安頓。

次日，又作席面會請衆頭領作主張。宋江喚王矮虎來說道：「我當初在清風山時，許下你一頭親事，懸懸掛在心中，不曾完得此願。今日我父親有個女兒，招你爲婿。」宋江自去請出宋太公來，引着「一丈青」扈三娘到筵前。宋江親自與他陪話，說道：「我這兄弟王英雖有武藝，不及賢妹，是我當初曾許下他一頭親事，一向未曾成得，今日賢妹你認義我父親了，衆頭領都是媒人，今朝是個良辰吉日，賢妹與王英結爲夫婦。」「一丈青」見宋江義氣深重，推卻不得，兩口兒只得拜謝了。晁蓋等衆人皆喜，都稱頌宋公明真乃有德有義之士。當日盡皆筵宴飲酒慶賀。正飲宴間，只見山下有人來報道：「朱貴頭領酒店裏，有個鄆城縣人在那裏，要來見頭領。」晁蓋、宋江聽得報了，大喜道：「既是這恩人上山來入夥，是遂平生之願。」正是：恩讎不辯非豪傑，黑白分明是丈夫。畢竟來的是鄆城縣甚麼人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一回

「插翅虎」柳打白秀英

「美髯公」誤失小衙內

話說宋江主張「一丈青」與王英配爲夫婦，衆人都稱讚宋公明仁德，當日又設席慶賀。正飲宴間，只見朱貴酒店裏使人上山來報道：「林子前大路上，一夥客人經過，小嘍囉出去攔截，數內一個稱是鄆城縣都頭雷橫，朱頭領邀請住了。見在店裏飲分例酒食，先使小校報知。」晁蓋、宋江聽了大喜，隨即同軍師吳用三個下山迎接。朱貴早把船送至金沙灘上岸。宋江見了，慌忙下拜道：「久別尊顏，常切思想，今日緣何經過賤處？」雷橫連忙答禮道：「小弟蒙本縣差遣，往東昌府公幹回來，經過路口，小嘍囉攔討買路錢，小弟提起賤名，因此朱兄堅意留住。」宋江道：「天與之幸！」請到大寨，教衆頭領都相見了，置酒管待。一連住了五日，每日與宋江閒話。晁蓋動問朱仝消息，雷橫答道：「朱仝見今參做本縣當牢節級，新任知縣好生歡喜。」宋江宛曲把話來說，雷橫上山入夥，雷橫推辭老母年高，不能相從，待小弟送母終年之後，卻來相投。雷橫當下拜辭了下山，宋江等再三苦留不住。衆頭領各以金帛相贈，宋江、晁蓋自不必說。雷橫得了一大包金銀下山，衆頭領都送至路口作別，把船渡通大路，自回鄆城縣去了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晁蓋、宋江回至大寨聚義廳上，起請軍師吳學究定議山寨職事。吳用已與宋公明商議已定，

次日曾合衆頭領聽號令。先撥外面守店頭領，宋江道：『孫新，顧大嫂原是開酒店之家，着令夫婦二人替回童威，童猛別用。』再令時遷去幫助石勇，樂和去幫助朱貴，鄭天壽去幫助李立，東南西北四座店內賣酒賣肉，招接四方入夥好漢。每店內設兩個頭領。『一丈青』王矮虎後山下寨，監督馬匹。金沙灘小寨，童威，童猛弟兄兩個守把。鴨嘴灘小寨，鄒潤，鄒潤叔姪兩個守把。山前大路，黃信，燕順部領馬軍下寨守護。解珍，解寶守把山前第一關。杜遷，宋萬守把宛子城第二關。劉唐，穆弘守把大寨口第三關。阮家三雄守把山南水寨。孟康仍前監造戰船。李應，杜興，蔣敬總管山寨錢糧金帛。陶宗旺，薛永監築梁山泊內城垣雁臺。侯健專管監造衣袍，鎧甲，旌旗，戰襖。朱富，宋清提調筵宴。穆春，李雲監造屋宇寨柵。蕭讓，金大堅掌管一應賓客書信公文。裴宣專管軍政司賞功罰罪。其餘呂方，郭盛，孫立，歐鵬，馬麟，鄧飛，楊林，白勝分調大寨八面安歇。晁蓋，宋江，吳用居於山頂寨內。花榮，秦明居於山左寨內。林冲，戴宗居於山右寨內。李俊，李逵居於山前。張橫，張順居於山後。楊雄，石秀守護聚義廳兩側。一班頭領，分撥已定，每日輪流一位頭領做筵席慶賀，山寨體統，甚是齊整。有詩爲證：

巍巍高寨水中央，

列職分頭任所長。

只爲朝廷無駕馭，

遂令草澤有鷹揚。

再說雷橫離了梁山泊，背了包裹，提了朴刀，取路回到鄆城縣，到家參見老母，更換些衣服，費了回文，逕投縣裏來拜見了知縣，回了話，銷繳公文批帖，且自歸家暫歇。依舊每日縣中書畫卯酉，聽候差使。因一日行到縣衙東首，只聽得背後有人叫道：『都頭，幾時回來？』雷橫回過臉來看時，卻是本縣一個幫閒的李小二。雷橫答道：『我卻纔前日來家。』李小二道：『都頭出去了許多時，不知此處近日有個東京新來打覓的行院，色藝雙絕，叫做白秀英。那妮子來參都頭，卻值公差出外不在，如今見在勾欄裏說唱諸般品調，每日有那一般打散，或是戲舞，或是吹彈，或是歌唱，賺得那人山人海價看。都頭如何不去賤一賤？端的是好個粉頭！』雷橫聽了，又遇心閑，便和那李小二逕到勾欄裏來看，只見門首掛着許多金字帳額，旗桿吊着等身靠背。入到裏面，便去青龍頭上第一位坐了。看戲臺上，卻做笑樂院本。那李小二二人叢裏撇了雷橫，自出外面趕碗頭腦去了。院本下來，只見一個老兒，裹着磕腦兒頭巾，穿着一領茶褐羅衫，繫一條皂縵，拿把扇子，上來開呵道：『老漢是東京人氏，白玉喬的便是。如今年邁，只憑女兒秀英歌舞吹彈，普天下伏侍看官。』鑼聲響處，那白秀英早上戲臺，參拜四方，拈起鑼棒，如撒豆般點動，拍

下一聲界方，念了四句七言詩，便說道：「今日秀英招牌上明寫着這場話本，是一段風流蘊藉的格範，喚做豫章城雙漸趕蘇卿。」說了開話，又唱，唱了又說，合棚價衆人喝采不絕。雷橫坐在上面看那婦人時，果然是色藝雙絕，但見：

羅衣疊雪，寶髻堆雲。櫻桃口，杏臉桃腮，楊柳腰，蘭心蕙性。歌喉宛轉，聲如枝上鶯啼；舞態踴躍，影似花間鳳轉。腔依古調，音出天然。高低緊慢，按宮商，輕重疾徐，依格範。笛吹紫竹，簫簫錦板，拍紅牙字字新。

那白秀英唱到務頭，這白玉喬按喝道：「雖無買馬博金藝，要動聰明鑑事人。看官喝采道是去過了，我兒且回一回下來，便是襯交鼓兒的院本。」白秀英拿起盤子，指着道：「財門上起，利地上住，吉地上過，旺地上行，手到面前，休教空過。」白玉喬道：「我兒且走一遭，看官都待賞你。」白秀英托着盤子，先到雷橫面前，雷橫便去身邊袋裏摸時，不想並無一文。雷橫道：「今日忘了，不曾帶得些出來，明日一發賞你。」白秀英笑道：「頭醋不釀徹底薄，」官人坐當其位，可出個標首。」雷橫通紅了面皮道：「我一時不會帶得出來，非是我捨不得。」白秀英道：「官人既是來聽唱，如何不記得帶錢出來？」雷橫道：

「我賞你三五兩銀子，也不打緊，却恨今日忘記帶來。」白秀英道：「官人今日見一文也無，提甚三五兩銀子，正是教俺「望梅止渴，畫餅充饑。」白玉喬叫道：「我兒，你自沒眼，不看城裏人，村裏人，只顧問他討甚麼？且過去自問曉事的恩官，告個標首。」雷橫道：「我怎地不是曉事的？」白玉喬道：「你若省得這子弟門庭時，狗頭上生角。」衆人齊和起來。雷橫大怒，便罵道：「這忤奴，怎敢辱我？」白玉喬道：「便罵你這三家村使牛的，打甚麼緊？」有認得的喝道：「使不得，這個是本縣雷都頭。」白玉喬道：「只怕是驢筋頭。」雷橫那裏忍耐得住，從坐椅上直跳下戲臺來，揪住白玉喬，一拳一脚，便打得脣綻齒落。衆人見打得兇，都來解拆開了，又勸雷橫自回去了。勾欄裏人，一閃盡散了。

原來這白秀英却和那新任知縣舊在東京兩個來往，今日特地在鄆城縣開勾欄。那娼妓見父親被雷橫打了，又帶重傷，叫一乘轎子，逕到知縣衙內，訴告雷橫毆打父親，攪散勾欄，意在欺騙奴家。知縣聽了，大怒道：「快寫狀來。」這個喚做「枕邊靈。」便教白玉喬寫了狀子，驗了傷痕，指定證見。本處縣裏有人都和雷橫好的，替他去知縣處打關節，怎當那婆娘守定在衙內，撒嬌撒癡，不由知縣不行。立等知縣差人把雷橫捉拿到官，當廳責打，取了招狀，將具枷來枷了，押出去號令示衆。那婆娘要逞好手，又去

知縣行說了，定要把雷橫號令在勾欄門首。第二日，那婆娘再去做場，知縣却教把雷橫號令在勾欄門首。這一班禁子人等，都是和雷橫一般的公人，如何肯緝扒他？這婆娘尋思一會，既是出名奈何了他，只是一怪，走出勾欄門，去茶坊裏坐下，叫禁子過去發話道：「你們都和他有首尾，却放他自在，知縣相公教你們緝扒他，你到做人情。少刻我對知縣說了，看道奈何得你們也不？」禁子道：「娘子不必發怒，我們自去緝扒他便了。」白秀英道：「恁地時，我自將錢賞你。」禁子們只得來對雷橫說道：「兄長，沒奈何，且胡亂緝一緝。」把雷橫緝扒在街上。

人鬧裏，却好雷橫的母親正來送飯，看見兒子喫他緝扒在那裏，便哭起來，罵那禁子們道：「你衆人也和我兒一般在衙門裏出入的人，錢財直這般好使，誰保的常沒事？」禁子答道：「我那老娘聽我說，我們却也要容情，怎禁被原告人監定在這裏要緝，我們也沒做道理處。不時，便要去找知縣說，苦害我們，因此上做不的面皮。」那婆婆道：「幾曾見原告人自監着被告號令的道理？」禁子們又低低道：「老娘，他和知縣來往得好，一句話便送了我們，因此兩難。」那婆婆一面自去解索，一頭口裏罵道：「這個賊賤人直恁的倚勢，我且解了這索子，看他如今怎的！」白秀英却在茶坊裏聽得，走將過來，便道：「你

那老婢子，却纔道甚麼？」那婆婆那裏有好氣，便指着罵道：「你這千人騎，萬人壓，亂人入的賤母狗，做甚麼倒罵我！」白秀英聽得，柳眉倒豎，星眼圓睜，大罵道：「老咬蟲，喫貧婆，賤人，怎敢罵我？」婆婆道：「我罵你待怎的？你須不是鄆城縣知縣。」白秀英大怒，搶向前，只一掌，把那婆婆打個踉蹌。那婆婆却待掙扎，白秀英再趕上去，老大耳光子，只顧打。這雷橫是個大孝的人，見了母親喫打，一時怒從心發，扯起枷來，望着白秀英腦蓋上打將下來。那一枷梢打個正着，劈開了腦蓋，撲地倒了。衆人看時，那白秀英打得腦漿迸流，眼珠突出，動彈不得，情知死了。

衆人見打死了白秀英，就押帶了雷橫，一發來縣裏首告，見知縣備訴前事。知縣隨即差人押雷橫下來，會集相官，拘喚里正，隣佑人等，對屍檢驗已了，都押回縣來。雷橫一面都招承了，並無難意。他娘自保領回家聽候。把雷橫枷了，下在牢裏。當牢節級却是「美髯公」朱仝，見發下雷橫來，也沒做奈何處，只得安排些酒食管待，教小牢子打掃一間淨房，安頓了雷橫。少間，他娘來牢裏送飯，哭着哀告朱仝道：「老身年紀六旬之上，眼睜睜地只看着這個孩兒，望煩節級哥哥看日常間弟兄面上，可憐見我這個孩兒，看觀看觀。」朱仝道：「老娘自請放心歸去，今後飯食不必來送，小人自管待他。倘有方便處，可以救

之。」雷橫娘道：「哥哥救得孩兒，却是重生父母。若孩兒有些好歹，老身性命也便休了。」朱仝道：「小人專記在心，老娘不必掛念。」那婆婆拜謝去了。朱仝尋思了一日，沒做道理救他處。朱仝自央人去知縣處打關節，上下替他使用人情。那知縣雖然愛朱仝，只是恨這雷橫打死了他表子白秀英，也容不得他說了。又怎奈白玉喬那厮催併，疊成文案，要知縣斷教雷橫償命。因在牢裏六十日，限滿斷結，解上濟州，主案押司抱了文卷先行，却教朱仝解送雷橫。

朱仝引了十數個小牢子，監押雷橫，離了鄆城縣，約行了十數里地，見個酒店，朱仝道：「我等衆人就此喫兩碗酒去。」衆人都到店裏喫酒，朱仝獨自帶過雷橫，只做水火，來後面僻淨處開了枷，放了雷橫，分付道：「賢弟自回，快去家裏取了老母，星夜去別處逃難，這裏我自替你喫官司。」雷橫道：「小弟走了自不妨，必須要連累了哥哥。」朱仝道：「兄弟，你不知，知縣怪你打死了他表子，把這文案卻做死了，解到州裏，必是要你償命。我放了你，我須不該死罪。况兼我又無父母掛念，家私儘可賠償，你顧前程萬里自去。」雷橫拜謝了，便從後門小路奔回家裏，收拾了細軟包裹，引了老母，星夜自投梁山泊入夥去了，不在話下。

却說朱全拿着空枷攬在草裏，却出來對衆小牢子說道：「喫雷橫走了，却是怎地好？」衆人道：「我們快趕去他家裏捉。」朱全故意延遲了半晌，料着雷橫去得遠了，却引衆人來縣裏出首。朱全告道：「小人自不小心，路上被雷橫走了，在逃無獲，情願甘罪無辭。」知縣本愛朱全，有心將就出脫他，被白玉喬要赶上司陳告朱全故意脫放雷橫，知縣只得把朱全所犯情由申將濟州去。朱全家中，自着人去上州裏使錢透了，却解朱全到濟州來，當廳審錄明白，斷了二十脊杖，刺配滄州牢城。朱全只得帶上行枷，兩個防送公人領了文案，押送朱全上路。家間自有人送衣服盤纏，先齋發了兩個公人。當下離了鄆城縣，迤邐望滄州橫海郡來，於路無話。到得滄州，入進城中，投州衙裏來，正值知府陞廳，兩個公人押朱全在廳階下，呈上公文。知府看了，見朱全一表非俗，貌如重棗，美髯過腹，知府先有八分歡喜，便教這個犯人休發下牢城營裏，只留在本府聽候使喚。當下除了行枷，便與了回文，兩個公人相辭了自回。

只說朱全自在府中，每日只在廳前伺候呼喚。那滄州府裏押番、虞候、門子、承局、節級、牢子，都送了些人情；又見朱全和氣，因此上都歡喜他。忽一日，本官知府正在廳上坐堂，朱全在階侍立，知府喚朱全上廳，問道：「你緣何放了雷橫，自遭配在這裏？」朱全稟道：「小人怎敢故放了雷橫，只是一時間不小心，

被他走了。」知府道：「你如何得此重罪？」朱全道：「被原告人執定，要小人如此招做故放，以此問得重了。」知府道：「雷橫如何打死了那娼妓？」朱全却把雷橫上項的事，備細說了一遍。知府道：「你敢見他孝道，爲義氣上放了他？」朱全道：「小人怎敢欺公罔上？」

正問之間，只見屏風背後轉出一個小衙內來，方年四歲，生得端嚴美貌，乃是知府親子，知府愛惜如金似玉。那小衙內見了朱全，逕走過來，便要他抱，朱全只得抱起小衙內在懷裏。那小衙內雙手扯住朱全長髯，說道：「我只要這鬍子抱。」知府道：「孩兒快放了手，休要囉哩。」小衙內又道：「我只要這鬍子抱，和我去耍。」朱全稟道：「小人抱衙內去府前閒走，耍一回來了。」知府道：「孩兒既是要你抱，你和他去耍一回來了。」朱全抱了小衙內，出府衙前來，買些細糖菓子與他喫，轉了一遭，再抱入府裏來。知府看見，問衙內道：「孩兒那裏去來？」小衙內道：「這鬍子和我街上看耍，又買糖和菓子請我喫。」知府說道：「你那裏得錢買物事與孩兒喫？」朱全稟道：「微表小人孝順之心，何足掛齒！」知府教取酒來與朱全喫。府裏侍婢捧着銀瓶菓合篩酒，連與朱全喫了三大賞鍾。知府道：「早晚孩兒耍你耍時，你可自行去抱他耍去。」朱全道：「恩相台旨，怎敢有違？」自此爲始，每日來和小衙內上街閒耍。朱全

囊篋又有，只要本官見喜，小衙內面上儘自倍費。

時過半月之後，便是七月十五日孟蘭盆大齋之日，年例各處點放河燈，修設好事。當日天晚，堂裏侍婢嬾子叫道：『朱都頭，小衙內今夜要去看河燈，夫人分付，你可抱他去看一看。』朱全道：『小人抱去。』那小衙內穿一領綠紗衫兒，頭上角兒拴兩條珠子頭鬚，從裏面走出來。朱全拴在肩膀上，轉出府衙內前來，望地藏寺裏去看點放河燈。那時恰纔是初更時分，但見：

鐘聲杳靄，幡影招搖。爐中焚百和名香，盤內貯諸般素食。僧持金杵，誦真言薦拔幽魂；人列銀錢，掛孝服超昇滯魄。合堂功德，畫陰司八難三塗；遶寺莊嚴，列地獄四生六道。楊柳枝頭分淨水，蓮花池內放明燈。

當時朱全肩背着小衙內，遶寺看了一遭，却來水陸堂放生池邊看放河燈，那小衙內爬在欄干上，看了笑耍。只見背後有人拽朱全袖子道：『哥哥借一步說話。』朱全回頭看時，却是雷橫，喫了一驚，便道：『小衙內且下來，坐在這裏。我去買糖來與你喫，切不要走動。』小衙內道：『你快來，我要去橋上看河燈。』朱全道：『我便來也。』轉身却與雷橫說話。

朱全道：「賢弟因何到此？」雷橫扯朱全到淨處拜道：「自從哥哥救了性命，和老母無處歸着，只得上梁山泊，投奔了宋公明入夥。小弟說哥哥恩德，宋公明亦然思想哥哥舊日放他的恩念，晁天王和衆頭領，皆感激不淺，因此特地教吳軍師同兄弟前來相探。」朱全道：「吳先生見在何處？」背後轉過吳學究道：「吳用在此。」言罷便拜。朱全慌忙答禮道：「多時不見，先生一向安樂。」吳學究道：「山寨裏頭領多多致意，今番教吳用和雷都頭特來相請，足下上山，同聚大義。到此多日了，不敢相見，今夜伺候得着，請仁兄便那尊步，同赴山寨，以滿晁宋二公之意。」朱全聽罷，半晌答應不得，便道：「先生差矣，這話休題，恐被外人聽了不好。」雷橫兄弟，他自犯了該死的罪，我因義氣放了他，出頭不得，上山入夥，我亦爲他配在這裏。天可憐見，一年半載，掙扎還鄉，復爲良民。我却如何肯做這等的事？你二位便可請回，休在此間惹口面不好。」雷橫道：「哥哥在此，無非只是在人之下，伏侍他人，非大丈夫男子漢的勾當。不是小弟裏合上山，端的晁宋二公仰望哥哥久矣，休得遲延自誤。」朱全道：「兄弟，你是甚麼言語？我不想我爲你母老家寒，上放了你去，今日你到來陷我爲不義。」吳學究道：「既然都頭不肯去時，我們自告退，相辭了去休。」朱全道：「說我賤名，上覆衆位頭領。」一同到橋邊。

朱全回來，不見了小衙內，叫起苦來，兩頭沒路去尋。雷橫扯住朱全道：「哥哥休尋，多管是我帶來的兩個伴當，聽得哥哥不肯去，因此到抱了小衙內去了，我們一同去尋。」朱全道：「兄弟，不是耍處。這小衙內，是知府相公的性命，分付在我身上。」雷橫道：「哥哥且跟我來。」朱全掣住雷橫，吳用三個離了地藏寺，徑出城外。朱全心慌，便問道：「你的伴當，抱小衙內在那裏？」雷橫道：「哥哥且走到我下處，包還你小衙內。」朱全道：「遲了時，恐知府相公見怪。」吳用道：「我那帶來的兩個伴當，是個沒分曉的，以定直抱到我們的下處去了。」朱全道：「你那伴當姓甚名誰？」雷橫答道：「我也不認得，只聽聞叫做「黑旋風」李逵。」朱全失驚道：「莫不是江州殺人的李逵麼？」吳用道：「便是此人。」朱全跌脚叫苦，慌忙便趕。離城約走到二十里，只見李逵在前面叫道：「我在這裏。」朱全搶近前來問道：「小衙內放在那裏？」李逵唱個喏道：「拜揖節級哥哥，小衙內有在這裏。」朱全道：「你好好的抱出小衙內還我。」李逵指着頭上道：「小衙內頭髮兒却在我頭上。」朱全看了，又問小衙內正在何處。李逵道：「被我拿些麻藥，抹在口裏，直拖出城來，如今睡在林子裏，你自請去看。」朱全乘着月色明明，逕搶入林子裏尋時，只見小衙內倒在地。朱全便把手去扶時，只見頭劈做兩半個，已死在那裏。

當時朱仝心下大怒，奔出林子來，早不見了三個人。四下裏望時，只見「黑旋風」遠遠地拍着雙斧叫道：「來來來，和你鬪二三合。」朱仝性起，奮不顧身，拽扎起布衫，大踏步趕將來。李逵回身便走，背後朱仝趕來。這李逵却是穿山度嶺慣走的人，朱仝如何趕得上，先自喘做一塊。李逵却在前面，又叫：「來來來，和你併個你死我活。」朱仝恨不得一口氣吞了他，只是趕他不上。趕來趕去，天色漸明。李逵在前面急急趕急走，慢趕慢行，不趕不走。看看趕入一個大莊院裏去了，朱仝看了道：「那廝既有下落，我和他干休不得。」

朱仝直趕入莊院內廳前去，見裏面兩邊都插着許多軍器。朱仝道：「想必也是個官宦之家。」立住了脚，高聲叫道：「莊裏有人麼？」只見屏風背後轉出一個人來。那人是誰？正是：

累代金枝玉葉，先朝鳳子龍孫。丹書鐵券護家門，萬里招賢名振。待客一團和氣，揮金滿面陽春。能文會武孟嘗君，「小旋風」聰明柴進。

出來的正是「小旋風」柴進，問道：「兀的是誰？」朱仝見那人人物軒昂，資質秀麗，慌忙施禮，答道：「小人是鄆城縣當牢節級朱仝，犯罪刺配到此。昨晚因和知府的小衙內出來看放河燈，被「黑旋風」

殺了小衙內，見今走在貴莊，望煩添力捉拿送官。」柴進道：「既是美髯公，且請坐。」朱仝道：「小人不敢拜問官人高姓？」柴進答道：「小可姓柴名進，小旋風便是。」朱仝道：「久聞大名。」連忙下拜。又道：「不期今日得識尊顏。」柴進說道：「美髯公，亦久聞名，且請後堂說話。」朱仝隨着柴進直到裏面。朱仝道：「黑旋風」那厮，如何却敢逕入貴莊躲避？」柴進道：「容覆小可平生專愛結識江湖上好漢。爲是家間祖上有陳橋讓位之功，先朝曾勅賜丹書鐵券，但有做下不是的人，停藏在家，無人敢搜。近間有個愛友，和足下亦是舊交，目今在那梁山泊內做頭領，名喚「及時雨」宋公明，寫一封密書，令吳學究，雷橫，「黑旋風」俱在敝莊安歇，禮請足下上山，同聚大義。因見足下推阻不從，故意教李逵殺害了小衙內，先絕了足下歸路，只得上山坐把交椅。吳先生，雷兄，如何不出來陪話？」只見吳用，雷橫從側首闔子裏出來，望着朱仝便拜，說道：「兄長，望乞恕罪，皆是宋公明哥哥將令，分付如此。若到山寨，自有分曉。」朱仝道：「是則是你們弟兄好情意，只是忒毒些個。」柴進一力相勸，朱仝道：「我去則去，只教我見「黑旋風」面罷。」柴進道：「李大哥，你快出來陪話。」李逵也從側首出來，唱個大喏。朱仝見了，心頭一把無明業火，高三千丈，按納不下，起身搶近前來，要和李逵性命相搏。柴進，雷橫，吳用三個苦

死勸住。朱全道：「若要我上山時，依得我一件事，我便去。」吳用道：「休說一件事，遮莫幾十件，也都依你。願聞那一件事。」不爭朱全道說出這件事來，有分教，大鬧高唐州，惹動梁山泊。直教昭賢國戚遭刑法，好客皇親喪土坑。畢竟朱全道說出甚麼事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二回

李逵打死殷天錫

柴進失陷高唐州

話說當下朱全道對衆人說道：「若要我上山時，你只殺了『黑旋風』與我出了這口氣，我便罷。」李逵聽了大怒道：「教你咬我鳥屍！宋二位哥哥將令，干我屁事！」朱全道怒發，又要和李逵廝併，三個又勸住了。朱全道：「若有『黑旋風』時，我死也不上山去！」柴進道：「恁地也容易，我自有個道理，只留下李大哥在我這裏便了。你們三個自上山去，以滿晁宋二公之意。」朱全道：「如今做下這件事了，知府必然行移文書，去鄆城縣追捉，拿我家小，如之奈何？」吳學究道：「足下放心，此時多敢宋公明已都取寶眷在山上了。」朱全道纔有些放心。柴進置酒相待，就當日送行。三個臨晚，辭了柴大官人便行。柴

進叫莊客備三騎馬送出關外，臨別時，吳用又分付李逵道：「你且小心，只在大官人莊上住幾時，切不可胡亂惹事累人。待半年三個月，等他性定，却來取你還山，多管他來請柴大官人入夥。」三個自上馬去了。

不說柴進和李逵回莊，且只說朱全隨吳用，雷橫來梁山泊入夥，行了一程，出離滄州地界，莊客自騎了馬回去。三個取路投梁山泊來，於路無話，早到朱貴酒店裏，先使人上山寨報知。晁蓋、宋江引了大小頭目，打鼓吹笛，直到金沙灘迎接，一行人都相見了。各人乘馬回到山上大寨前下了馬，都到聚義廳上，敘說舊話。朱全道：「小弟今蒙呼喚到山，滄州知府必然行移文書去鄆城縣捉我老小，如之奈何？」宋江大笑道：「我教長兄放心，尊嫂并令郎已取到這裏多日了。」朱全又問道：「見在何處？」宋江道：「奉養在家父太公歇處，兄長請自己去問慰便了。」朱全大喜。宋江着人引朱全直到宋太公歇所，見了一家老小，并一應細軟行李，妻子說道：「近日有人齋書來，說你已在山寨入夥了，因此收拾星夜到此。」朱全出來拜謝了衆人。宋江便請朱全，雷橫山頂下寨，一面且做筵席，連日慶賀新頭領，不在話下。却說滄州知府至晚不見朱全，抱小衙內回來，差人四散去尋了半夜，次日有人見殺死在林子裏，

報與知府知道。府尹聽了大怒，親自到林子裏看了，痛哭不已，備辦棺木燒化。次日陞廳，便行移公文，諸處緝捕捉拿朱全正身。鄆城縣已自申報朱全妻子挈家在逃，不知去向，行開各州縣出給賞錢捕獲，不在話下。

只說李逵在柴進莊上住了一個來月，忽一日，見一個人齎一封書火急奔莊上來，柴大官人却好迎着，接書看了，大驚道：「既是如此，我只得去走一遭。」李逵便問道：「大官人有甚緊事？」柴進道：「我有一個叔叔柴皇城，見在高唐州居住，今被本州知府高廉的老婆兄弟，殷天錫那廝，來要占花園，嘔了一口氣，臥病在床，早晚性命不保，必有遺囑的言語分付，特來喚我。想叔叔無兒無女，必須親身去走一遭。」李逵道：「既是大官人去時，我也跟大官人去走一遭如何？」柴進道：「大哥肯去時，就同走一遭。」柴進即便收拾行李，選了十數匹好馬，帶了幾個莊客。次日五更起來，柴進、李逵并從人都上了馬，離了莊院，望高唐州來。

不一日，來到高唐州，入城直至柴皇城宅前下馬，留李逵和從人在外面廳房內。柴進自逕入臥房裏來看視那叔叔柴皇城時，但見：

面如金紙，體似枯柴。悠悠無七魄三魂，細細只一絲兩氣。牙關緊急，連朝水米不沾唇；心膈膨脹，盡日藥丸難下肚。喪門弔客已隨身，扁鵲盧醫難下手。

柴進看了柴皇城，自坐在叔叔榻前，放聲慟哭。皇城的繼室出來勸柴進道：「大官人鞍馬風塵不易，初到此間，且休煩惱。」柴進施禮罷，便問事情。繼室答道：「此間新任知府高廉，兼管本州兵馬，是東京高太尉的叔伯兄弟，倚仗他哥哥勢，要在這裏無所不爲。帶將一個妻舅般天錫來，人盡稱他做般直閣。那廝年紀却小，又倚仗他姐夫高廉的權勢，在此間橫行害人。有那等獻勤的賣科，對他說我家宅後有個花園水亭，蓋造得好。那廝帶將許多奸詐不及的三二十人，逕入家裏來宅子後看了，便要發遣我們出去，他要來住。皇城對他說道：「我家是金枝玉葉，有先朝丹書鐵券在門，諸人不許欺侮。你如何敢奪占我的住宅，趕我老小那裏去？」那廝不容所言，定要我們出屋。皇城去扯他，反被這廝推搶毆打，因此受這口氣，一臥不起，飲食不喫，服藥無效，眼見得上天遠，入地近。今日得大官人來家做個主張，便有些山高水低，也更不憂。」柴進答道：「尊婦放心，只願請好醫士調治叔叔，但有門戶，小姪自使人回滄州家裏，去取丹書鐵券來，和他理會。便告到官府，今上御前，也不怕他。」繼室道：「皇城幹事，全不濟事，還

是大官人理論是得。」

柴進看視了叔叔一回，却出來和李逵并帶來人從說知備細。李逵聽了，跳將起來說道：「這廝好無道理！我有大斧在這裏，教他喫我幾斧，却再商量。」柴進道：「李大哥，你且息怒，沒來由，和他籠鹵做甚麼？他雖是倚勢欺人，我家放着有護持聖旨，這裏和他理論不得，須是京師也有大似他的，放着明明的條例，和他打官司。」李逵道：「條例，條例，若還依得，天下不亂了！我只是前打後商量。那廝若還去告我那烏官一發都砍了。」柴進笑道：「可知朱全要和你斷併，見面不得。這裏是禁城之內，如何比得你小寨裏橫行？」李逵道：「禁城便怎地？江州無爲軍偏我不會殺人？」柴進道：「等我看了頭勢，用着大哥時，那時相央，無事只在房裏請坐。」正說之間，裏面侍妾慌忙來請大官人看視皇城。

柴進入到裏面臥榻前，只見皇城關着兩眼淚，對柴進說道：「賢姪志氣軒昂，不辱祖宗。我今日被殷天錫毆死，你可看骨肉之面，親齋書往京師攔駕告狀，與我報讎，九泉之下，也感賢姪親意。保重！保重！再不多囑。」言罷，便放了命。柴進痛哭了一場。繼室恐怕昏暈，勸住柴進道：「大官人煩惱有日，且請商量後事。」柴進道：「誓書在我家裏，不會帶得來，星夜教人去取須用，將往東京告狀。叔叔尊靈，且安排

棺槨盛殮，成了孝服，却再商量。」柴進教依官制，備辦內棺外槨，依禮鋪設靈位，一門穿了重孝，大小舉哀。李逵在外面聽得堂裏哭泣，自己磨拳擦掌，價氣問從人都不肯說。宅裏請僧修設好事，功果。

至第三日，只見殷天錫騎着一匹攏行的馬，將引閑漢三二十人，手執彈弓，川弩，吹筒，氣毬，拈竿，樂器，城外遊翫了一遭，帶五七分酒，佯醉假顛，逕來到柴皇城宅前，勒住馬，叫裏面管家的人出來說話。柴進聽得說，掛着一身孝服，慌忙出來答應。那殷天錫在馬上問道：「你是他家甚麼人？」柴進答道：「小可是柴皇城親姪柴進。」殷天錫道：「前日我分付道，教他家搬出屋去，如何不依我言語？」柴進道：「便是叔叔臥病，不敢移動，夜來已自身故，待斷了搬出去。」殷天錫道：「放屁！我只限你三日便要出屋，三日外不搬，先把你這廝衆號起，先喫我一百訊棍！」柴進道：「直闌休恁相欺！我家也是龍子龍孫，放着先朝丹書鐵券，誰敢不敬？」殷天錫喝道：「你將出來我看！」柴進道：「見在滄州家裏，已使人去取來。」殷天錫大怒道：「這廝正是胡說！便有誓書鐵券，我也不怕，左右與我打這廝！」

衆人却待動手，原來「黑旋風」李逵在門縫裏都看見，聽得喝打柴進，便拽開房門，大吼一聲，直搶到馬邊，早把殷天錫揪下馬來，一拳打翻。那二三十人却待搶他，被李逵手起，早打倒五六個，一國都

走了。李逵拿殷天錫提起來，拳頭脚尖一發上，柴進那裏勸得住。看那殷天錫時，嗚呼哀哉，伏惟尙饗。有詩爲證：

慘刻侵謀倚橫豪，

豈知天地竟難逃。

李逵猛惡無人敵，

不見閻羅不肯饒。

李逵將殷天錫打死在地，柴進只叫得苦，便教李逵且去後堂商議。柴進道：「眼見得便有人到這裏，你安身不得了。官司我自支吾，你快走回梁山泊去。」李逵道：「我便走了，須連累你。」柴進道：「我自誓書鐵券護身，你便去是，事不宜遲。」李逵取了雙斧，帶了盤纏出後門，自投梁山泊去了。

不多時，只見二百餘人各執刀杖槍棒，圍住柴皇城家。柴進見來捉人，便出來說道：「我同你們府裏分訴去。」衆人先縛了柴進，便入家裏搜捉行兇黑大漢不見，只把柴進綁到州衙內，當廳跪下。知府高廉聽得打死了他的舅子殷天錫，正在廳上咬牙切齒忿恨，只待拿人來。早把柴進驅翻在廳前塔下，高廉喝道：「你怎敢打死了我殷天錫？」柴進告道：「小人是柴世宗嫡派子孫，家門有先朝太祖誓書鐵券。見在滄州居住。爲是叔叔柴皇城病重，特來看視，不幸身故，見今停喪在家。殷直閣將帶三二十人到

家，定要趕逐出屋，不容柴進分說，喝令衆人毆打，被莊客李大救護，一時行凶打死。」高廉喝道：「李大見在那裏？」柴進道：「心慌逃走了。」高廉道：「他是個莊客，不得你的言語，如何敢打死人？你又故縱他逃走了，却來瞞昧官府。你這廝，不打如何肯招？牢子下手，加力與我打這廝！」柴進叫道：「莊客李大救主，誤打死人，非干我事！放着先朝太祖誓書，如何便下刑法打我？」高廉道：「誓書有在那裏？」柴進道：「已使人回滄州去取來也。」高廉大怒，喝道：「這廝正是抗拒官府，左右腕頭加力，好生痛打！」衆人下手，把柴進打得皮開肉綻，鮮血迸流，只得招做使令莊客李大打死殷天錫，取面二十五斤死囚枷釘了，發下牢裏監收。殷天錫屍首檢驗了，自把棺木殮葬，不在話下。這殷夫人要與兄弟報讎，教丈夫高廉抄扎了柴皇城家私，監禁下人口，占住了房屋園院，柴進自在牢中受苦。有詩爲證：

脂唇粉面毒如蛇，

鐵券金書空裏花。

可恠祖宗能讓位，

子孫猶不保身家。

却說李逵連夜回梁山泊，到得寨裏，來見衆頭領。朱仝一見李逵，怒從心起，掣條朴刀，逕奔李逵。『黑旋風』拔出雙斧，便鬪朱仝。晁蓋、宋江，并衆頭領，一齊向前勸住。宋江與朱仝陪話道：『前者殺了

小衙內，不干李逵之事；却是軍師吳學究因請兄長不肯上山，一時定的計策。今日既到山寨，便休記心，只顧同心協助，共興大義，休教外人恥笑。」便叫李逵兄弟與朱仝陪話。李逵睜着怪眼，叫將起來，說道：「他直恁般做得起，我也多曾在山寨出氣力，他又不曾有半點之功，却怎地倒教我陪話？」宋江道：「兄弟，却是你殺了小衙內，雖是軍師嚴令，論齒序他也是你哥哥，且看我面，與他伏個禮，我却自拜你便了。」李逵喫宋江央及不過，便道：「我不是怕你，爲是哥哥逼我，沒奈何了，與你陪話。」李逵喫宋江逼住了，只得撇了雙斧，拜了朱仝兩拜，朱仝方纔消了這口氣。山寨裏晁頭領且教安排筵席，與他兩個和解。

李逵說起柴大官人因去高唐州看親叔叔柴皇城病症，却被本州高知府妻舅殷天錫，要奪屋宇花園，毆罵柴進，喫我打死了殷天錫那廝。宋江聽罷，失驚道：「你自走了，須連累柴大官人喫官司。」吳學究道：「兄長休驚，等戴宗回山，便有分曉。」李逵問道：「戴宗哥哥那裏去了？」吳用道：「我怕你在柴大官人莊上惹事不好，特地教他來喚你回山。他到那裏，不見你時，必去高唐州尋你。」說言未絕，只見小校來報戴院長回來了。宋江便去迎接，到了堂上坐下，便問柴大官人一事。戴宗答道：「去到柴大官人莊上，已知同李逵投高唐州去了。逕奔那裏去打聽，只見滿城人傳道殷天錫因爭柴皇城莊屋，被一

個黑大漢打死了，見今負累了柴大官人陷於縲紲，下在牢裏。柴皇城一家人口家私，盡都抄扎了。柴大官人性命，早晚不保。」晁蓋道：「這個黑廝又做出來了，但到處便惹口面。」李逵道：「柴皇城被他打傷，嘔氣死了，又來占他房屋，又喝教打柴大官人，便是活佛，也忍不得！」晁蓋道：「柴大官人自來與山寨有恩，今日他有危難，如何不下山去救他？我親自去走一遭。」宋江道：「哥哥是山寨之主，如何可便輕動？小可和柴大官人舊來有恩情，願替哥哥下山。」吳學究道：「高唐州城池雖小，人物稠穰，軍廣糧多，不可輕敵。煩請林冲，花榮，秦明，李俊，呂方，郭盛，孫立，歐鵬，楊林，鄧飛，馬麟，白勝，十二個頭領，部引馬步軍兵五千，作前隊先鋒；軍中主帥宋公明，吳用，并朱仝，雷橫，戴宗，李逵，張順，楊雄，石秀，十個頭領，部引馬步軍兵三千策應。」共該二十二位頭領，辭了晁蓋等衆人，離了山寨，望高唐州進發。端的好整齊，但見：

繡旗飄號帶，畫角間銅鑼。三股叉，五股叉，燦燦秋霜；點鋼鎗，蘆葉鎗，紛紛瑞雪。蠻牌遮路，強弓硬弩當先；火炮隨車，大戟長戈擁後。鞍上將似南山猛虎，人人好鬪能爭；坐下馬如北海蒼龍，騎騎能衝敢戰。端的槍刀流水急，果然人馬撮風行。

梁山泊前軍已到高唐州地界，早有軍卒報知高廉。高廉聽了，冷笑道：「你這夥草賊，在梁山泊窩

藏，我兀自要來勦捕你，今日你倒來就縛，此是天教我成功。左右，快傳下號令，整點軍馬出城迎敵，着那衆百姓上城守護。」這高知府上馬管軍，下馬管民，一聲號令下去，那帳前都統，監軍，統領，統制，提轄軍職，一應官員，各各部領軍馬，就教場裏點視已罷，諸將便擺布出城迎敵。高廉手下有三百梯己軍士，號爲飛天神兵，一個個都是山東，河北，江西，湖南，兩淮，兩浙選來的精壯好漢。那三百飛天神兵怎生結束，但見：

頭披亂髮，腦後撒一把烟雲；身掛葫蘆，背上藏千條火焰。黃林額齊分八卦，豹皮甲盡按四方。熟銅面具似金裝，鑕鐵滾刀如掃帚。掩心鎧甲，前後豎兩面青銅；照眼旌旗，左右列千層黑霧。疑是天蓬離斗府，正如月孛下雲衢。

那知府高廉親自引了三百神兵，披甲背劍，上馬出到城外，把部下軍官週迴排成陣勢，却將三百神兵列在中軍，搖旗納喊，擂鼓鳴金，只等敵軍到來。却說林冲，花榮，秦明引領五千人馬到來。兩軍相迎，旗鼓相望，各把強弓硬弩射住陣脚。兩軍中吹動畫角，發起擂鼓。花榮，秦明帶同十個頭領，都到陣前，把馬勒住。頭領林冲橫丈八蛇矛，躍馬出陣，厲聲高叫：「高唐州納命的出來！」高廉把馬一縱，引着三十餘

個軍官，都出到門旗下，勒住馬，指着林冲罵道：「你這夥不知死的叛賊，怎敢直犯俺的城池？」林冲喝道：「你這個害民強盜，我早晚殺到京師，把你那廝欺君賊臣高俅，碎屍萬段，方是願足。」高廉大怒，回頭問道：「誰人出馬先捉此賊去？」軍官隊裏轉出一個統制官，姓于，名直，拍馬輪刀，竟出陣前。林冲見了，逕奔于直。兩個戰不到五合，于直被林冲心窩裏一蛇矛刺著，翻筋斗顛下馬去。高廉見了大驚，「再有誰人出馬報讎？」軍官隊裏又轉出一個統制官，姓温，雙名文寶，使一條長鎗，騎一匹黃驃馬，鑾鈴響，珂珮鳴，早出到陣前，四隻馬蹄蕩起征塵，直奔林冲。秦明見了，大叫：「哥哥稍歇，看我立斬此賊。」林冲勒住馬，收了點鋼矛，讓秦明戰温文寶。兩個約鬪十合之上，秦明放個門戶，讓他鎗擡入來，手起棍落，把温文寶削去半個天靈蓋，死於馬上，那馬跑回本陣去了。兩陣軍相對，齊納聲喊。

高廉見連折二將，便去背上掣出那口太阿寶劍來，口中念念有詞，喝聲道：「疾！」只見高廉隊中捲起一道黑氣，那道氣散至半空裏，飛沙走石，撼地搖天，括起怪風，逕掃過對陣來。林冲、秦明、花榮等衆將，對面不能相顧，驚得那坐下馬亂攢咆哮，衆人回身便走。高廉把劍一揮，指點那三百神兵，從陣裏殺將出來，背後官軍協助，一掩過來，趕得林冲等軍馬星落雲散，七斷八續，呼兄喚弟，覓子尋爺，五千軍兵

折了一千餘人，直退回五十里下寨。高廉見人馬退去，也收了本部軍兵，入高唐州城裏安下。

却說宋江中軍人馬到來，林冲等接着，具說前事。宋江、吳用聽了大驚，與軍師道：「是何神術，如此利害？」吳學究道：「想是妖法，若能回風返火，便可破敵。」宋江聽罷，打開天書看時，第三卷上有回風返火破陣之法。宋江大喜，用心記了呪語并祕訣，整點人馬，五更造飯喫了，搖旗擂鼓，殺進城下來。

有人報入城中，高廉再點了得勝人馬，并三百神兵，開放城門，布下吊橋，出來擺成陣勢。宋江帶劍縱馬出陣前，望見高廉軍中一簇阜旗，吳學究道：「那陣內阜旗，便是使「神師計」的軍兵，但恐又使此法，如何迎敵？」宋江道：「軍師放心，我自破陣之法。諸軍衆將勿得驚疑，只顧向前殺去。」高廉分付大小將校，不要與他強敵挑鬪，但見牌響，一齊併力擒獲宋江，我自重賞。兩軍喊聲起處，高廉馬鞍轎上掛着那面聚獸銅牌，上有龍章鳳篆，手裏拿着寶劍，出陣前。宋江指着高廉罵道：「昨夜我不曾到，兄弟們誤折一陣，今日我必要把你誅盡殺絕。」高廉喝道：「你這夥反賊，快早早下馬受縛，省得我腥手污脚！」言罷，把劍一揮，口中念念有詞，喝聲道「疾！」黑氣起處，早捲起怪風來。宋江不等那風到，口中念念有詞，左手捏訣，右手提劍一指，說聲道「疾！」那陣風不望宋江陣裏來，倒望高廉神兵隊裏

去了。宋江却待招呼人馬殺將過去，高廉見回了風，急取銅牌，把劍敲動，向那神兵隊裏捲一陣黃沙，就中軍走出一羣猛獸，但見：

猊獅舞爪，獅子搖頭。閃金獬豸逞威雄，奮錦貔貅施勇猛。豺狼作對吐獠牙，直奔雄兵；虎豹成羣張巨口，來噴劣馬。帶刺野豬衝陣入，捲毛惡犬撞人來。如龍大蟒撲天飛，吞象頑蛇鑽地落。

高廉銅牌響處，一羣怪獸毒蟲直衝過來，宋江陣裏衆多人馬驚呆了。宋江撇了劍，撥回馬先走；衆頭領簇捧着，盡都逃命；大小軍校，你我不能相顧，奪路而走。高廉在後面把劍一揮，神兵在前，官軍在後，一齊掩殺將來。宋江人馬，大敗虧輸。高廉趕殺二十餘里，鳴金收軍，城中去了。宋江來到土坡下，收住人馬，扎下寨柵，雖是損折了些軍卒，却喜衆頭領都有屯住軍馬，便與軍師吳用商議道：「今番打高唐州，連折了兩陣，無計可破神兵，如之奈何？」吳學究道：「若是這廝會使「神師計」，他必然今夜要來劫寨，可先用計隄備，此處只可屯扎些少軍馬，我等去舊寨內駐扎。」宋江傳令，只留下楊林、白勝看寨，其餘人馬，退去舊寨內將息。

且說楊林、白勝引人離寨半里草坡內埋伏，等到一更時分，但見：

雲生四野，霧漲八方。搖天撼地起狂風，倒海翻江飛急雨。雷公忿怒，倒騎火獸逞神威；電母生噴，亂掣金蛇施聖力。大樹和根拔去，深波徹底捲乾。若非灌口斬蛟龍，疑是泗州降水母。

當夜風雷大作，楊林、白勝引着三百餘人伏在草裏看時，只見高廉步走，引領三百神兵，吹風唿哨，殺入寨裏來，見是空寨，回身便走。楊林、白勝納聲喊，高廉只怕中了計，四散便走，三百神兵各自奔逃。楊林、白勝亂放弩箭，只顧射去，一箭正中高廉左肩，衆軍四散，冒雨起殺。高廉引領了神兵去得遠了，楊林、白勝人少，不敢深入。少刻，雨過雲收，復見一天星斗，月光之下，草坡前擗翻射死，拿得神兵二十餘人，解赴宋公明寨內，且說雷雨風雲之事。宋江、吳用見說，大驚道：「此間只隔得五里遠近，却又無雨無風！」衆人議道：「正是妖法，只在本處，離地只有二四十丈，雲雨氣味，是左近水泊中攝將來的。」楊林說：「高廉也自披髮仗劍，殺入寨中，身上中了我一弩箭，回城中去了。爲是人少，不敢去追。」宋江分賞楊林、白勝，把拿來的中傷神兵斬了，分撥衆頭領下了七八個小寨，圍繞大寨，隄備再來劫寨，一面使人回山寨，取軍馬協助。

且說高廉自中了箭，回到城中養病，令軍士守護城池，曉夜隄備，且休與他廝殺，待我箭瘡平復起

來，捉宋江未遲。

却說宋江見折了人馬，心中憂悶，和軍師吳用商量道：「只這回高廉尚且破不得，倘或別添他處軍馬，併力來劫，如之奈何？」吳學究道：「我想要破高廉妖法，只除非依我如此如此。若不去請這個人來，柴大官人性命，也畢難救，高唐州城子，永不能得。」正是要陰起霧興雲法，須請通天徹地人。畢竟吳學究說這個人是誰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三回

戴宗智取公孫勝 李逵斧劈羅真人

話說當下吳學究對宋公明說道：「要破此法，只除非快教人去蘄州尋取公孫勝來，便可破得。」宋江道：「前番戴宗去了幾時，全然打聽不着，却那裏去尋？」吳用道：「只說蘄州，有管下多少縣治，鎮市鄉村，他須不會尋得到。我想公孫勝，他是個清高的人，必然在個名山洞府，大川真境居住。今番教戴宗可去遠蘄州管下縣道名山仙境去處，尋覓一遭，不愁不見他。」宋江聽罷，隨卽叫請戴院長商議可

往蘄州尋取公孫勝。戴宗道：「小可願往，只是得一個做伴的去才好。」吳用道：「你作起『神行法』來，誰人趕得上？」戴宗道：「若是同伴的人，我也把甲馬拴在他腿上，教他也走得許多路程。」李逵便道：「我與戴院長做伴走一遭。」戴宗道：「你若要跟我去，須要一路上喫素，都聽我的言語。」李逵道：「這個有甚難處？我都依你便了。」宋江、吳用分付道：「路上小心在意，休要惹事。若得見了，早早回來。」李逵道：「我打死了殷天錫，却教柴大官人喫官司。我如何不要救他？今番並不敢惹事了。」二人各藏了暗器，拴縛了包裹，拜辭宋江并衆人，離了高唐州，取路投蘄州來。

走了二十餘里，李逵立住脚道：「大哥，買碗酒喫了走也好。」戴宗道：「你要跟我作『神行法』，須要只喫素酒。且向前面去。」李逵答道：「便喫些肉，也打甚麼緊。」戴宗道：「你又來了。今日已晚，且尋客店宿了，明日早行。」兩個又走了三十餘里，天色昏黑，尋着一個客店歇了，燒起火來做飯，沽一角酒來喫。李逵搬一碗素飯，并一碗菜湯，來房裏與戴宗喫。戴宗道：「你如何不喫飯？」李逵應道：「我且未要喫飯哩。」戴宗尋思道：「這廝必然瞞着我背地裏喫葷。」戴宗自把素飯喫了，卻悄悄地來後面張時，見李逵討兩角酒，一盤牛肉，在那裏自喫。戴宗道：「我說甚麼？且不要道破他，明日小小地耍耍。」

便了。」戴宗自去房裏睡了。李逵喫了一回酒肉，恐怕戴宗說他，自暗暗的來房裏睡了。

到五更時分，戴宗起來叫李逵打火，做些素飯喫了，各分行李在背上，算還了房客錢，離了客店。行不到二里多路，戴宗說道：「我們昨日不曾使「神行法」，今日須要趕程途，你先把包裹拴得牢了，我與你作法，行八百里便住。」戴宗取四個甲馬，去李逵兩隻腿上也縛了，分付道：「你前面酒食店裏等我。」戴宗念念有詞，吹口氣在李逵腿上，李逵拽開脚步，渾如駕雲的一般，飛也似去了。戴宗笑道：「且着他忍一日餓。」戴宗也自拴上甲馬，隨後趕來。李逵不省得這法，只道和他走路一般。只聽耳朵邊風雨之聲，兩邊房屋樹木，一似連排價倒了的，腳底下如雲催霧趨。李逵怕將起來，幾遍待要住腳，兩條腿那裏收拾得住，却似有人在下面推的相似，腳不點地，只管的去去了。看見酒肉飯店，又不能殺入去買喫，李逵只得叫：「爺爺，且住一住！」看看走到紅日平西，肚裏又饑又渴，越不能殺住腳，驚得一身臭汗，氣喘做一團。戴宗從背後趕來，叫道：「李大哥，怎的不買些點心喫了去？」李逵應道：「哥哥，救我一救，餓殺鐵牛也。」戴宗懷裏摸出幾個炊餅來自喫。李逵叫道：「我不能殺住腳買喫，你與我兩個充饑。」戴宗道：「兄弟，你走上來與你喫。」李逵伸着手，只隔一丈來遠近，只接不着。李逵叫道：「好哥哥，等我

一等。」戴宗道：「便是今日有些蹺蹊，我的兩條腿也不能殼住。」李逵道：「阿也的的這鳥脚不由我半分，自這般走了去，只好把大斧砍了那下半截下來。」戴宗道：「只除是恁的般方好；不然，直走到明年正月初一日，也不能住。」李逵道：「好哥哥，休使道兒耍我，砍了腿下來，你卻笑我。」戴宗道：「你敢是昨夜不依我？今日連我也走不得住。你自走去。」李逵叫道：「好爺爺，你饒我住一住！」戴宗道：「我的這法，不許喫葷，第一戒的是牛肉。若還喫了一塊牛肉，直要走十萬里，方纔得住。」李逵道：「却是苦也！我昨夜不合瞞着哥哥，真個偷買幾斤牛肉喫了，正是怎麼好！」戴宗道：「怪得今日連我的這腿也收不住，只用去天盡頭走一遭了，慢慢地卻得三五年，方纔回得來。」李逵聽罷，叫起撞天屈來。戴宗笑道：「你從今已後，只依得我一件事，我便罷得這法。」李逵道：「老爹，我今都依你便了。」戴宗道：「你如今敢再瞞着我喫葷麼？」李逵道：「今後但喫葷，舌頭上生碗來大疔瘡！我見哥哥要喫素，鐵牛却喫不得，因此上瞞着哥哥，今後並不敢了。」戴宗道：「既是恁地，饒你這一遍！」退後一步，把衣袖去李逵腿上只一拂，喝聲「住！」李逵却似釘住了的一般，兩隻脚立定地下，那移不動。戴宗道：「我先去，你且慢慢的來。」李逵正待擡脚，那裏移得動，拽也拽不起，一似生鐵鑄就了的。李逵大叫道：「又是苦也！晚

夕怎地得去？」便叫道：「哥哥救我一救。」戴宗轉回頭來笑道：「你今番依我說麼？」李逵道：「你是我親爺，却是不敢違了你的言語。」戴宗道：「你今番却要依我。」便把手綰了李逵，喝聲「起！」兩個輕輕地走了去。李逵道：「哥哥，可憐見鐵牛，早歇了罷！」前面到一個客店，兩個且來投宿。戴宗、李逵入到房裏去，腿上都卸下甲馬來，取出幾陌紙錢燒送了，問李逵道：「今番却如何？」李逵道：「這兩條腿，方纔是我的了。」戴宗道：「誰着你夜來私買酒肉喫？」李逵道：「爲是你不許我喫葷，偷了些喫，也喫你要得我好了。」

戴宗叫李逵安排些素酒素飯喫了，燒湯洗了脚，上床歇了。睡到五更起來，洗漱罷，喫了飯，還了房錢，兩個又上路。行不到三里多路，戴宗取出甲馬道：「兄弟，今日與你只縛兩個，教你慢行些。」李逵道：「親爺，我不要縛了。」戴宗道：「你既依我言語，我和你幹大事，如何肯弄你？你若不依我，教你一似夜來只釘住在這裏；只等我去蘄州尋見了公孫勝，回來放你。」李逵慌忙叫道：「我依，我依。」戴宗與李逵當日各縛兩個甲馬，作起「神行法」，扶着李逵兩個一同走。原來戴宗的法，要行便行，要住便住。李逵從此那裏敢違他言語，於路上只是買些素酒素飯，喫了便行。話休絮繁。兩個用「神行法」，不旬日，

迤邐來蘄州城外客店裏歇了。

次日，兩個入城來，戴宗扮做主人，李逵扮做僕者。遠城中尋了一日，並無一個認得公孫勝的，兩個自回店裏歇了。次日，又去城中小街狹巷，尋了一日，絕無消耗。李逵心焦，罵道：「這個乞丐道人，却烏鶻在那裏！我若見時，腦揪將去見哥哥。」戴宗說道：「你又來了，若不聽我言語，我又教你喫苦。」李逵笑道：「我自這般說耍。」戴宗又埋怨了一回，李逵不敢回話。兩個又來店裏歇了。

次日早起，却去城外近村鎮市尋覓。戴宗但見老人，便施禮拜問公孫勝先生家在那裏居住，並無一人認得。戴宗也問過數十處。當日晌午時分，兩個走得肚饑，路傍邊見一個素麵店，兩個直入來，買些點心喫。只見裏面都坐滿，沒一個空處。戴宗、李逵立在當路。過賣問道：「客官要喫麵時，和這老人合坐一坐。」戴宗見個老丈，獨自一個占着一付大座頭，便與他施禮，唱個喏，兩個對面坐了。李逵坐在戴宗肩下，分付過賣造四個壯麵來。戴宗道：「我喫一個，你喫三個不少麼？」李逵道：「不濟事。一發做六個來，我都包辦。」過賣見了也笑。等了半日，不見把麵來。李逵却見都搬入裏面去了，心中已有五分焦躁。只見過賣却搬一個熱麵，放在合坐老人面前。那老人也不謙讓，拿起麵來便喫。那分麵却熱，老兒低着

頭，伏桌兒喫。李逵性急，見不搬麵來，叫一聲「過賣」罵道：「却教老爺等了這半日。」把那桌子只一拍，濺那老人一臉熱汗，那分麵都潑翻了。老兒焦躁，便來揪住李逵，喝道：「你是何道理，打翻我麵？」李逵捻起拳頭，要打老兒。戴宗慌忙喝住，與他陪話道：「丈丈休和他一般見識，小可陪丈丈一分麵。」那老人道：「客官不知：老漢路遠，早要喫了麵回去聽講，遲時誤了程途。」戴宗問道：「丈丈何處人氏？却聽誰人講甚麼？」老兒答道：「老漢是本處薊州管下九宮縣二仙山下人氏。因來這城中買些好香回去，聽山上羅真人講說「長生不老之法。」戴宗尋思道：「莫不公孫勝也在那裏？」便問老人道：「丈丈貴莊，會有個公孫勝麼？」老人道：「客官問別人定不知，多有人不認的他。老漢和他是鄰舍。他只有個老母在堂。這個先生，一向雲遊在外，此時喚做公孫一清。如今出姓，都只叫他清道人，不叫做公孫勝。此是俗名，無人認得。」戴宗道：「正是「踏破鐵鞋無覓處，得來全不費工夫。」」戴宗又拜問丈丈道：「九宮縣二仙山離此間多少路？清道人在家麼？」老人道：「二仙山只離本縣四十五里便是。清道人，他是羅真人上首徒弟。他本師不放離左右。」戴宗聽了大喜，連忙催趨麵來喫，和那老兒一同喫了，算還麪錢，同出店肆，問了路途。戴宗道：「丈丈先行，小可買些香紙，也便來也。」老人作別去了。

戴宗，李逵回到客店裏，取了行李包裹，再拴上甲馬，離了客店，兩個取路投九宮縣二仙山來。戴宗使起「神行法」，四十五里，片時到了。二人來到縣前，問二仙山時，有人指道：「離縣投東，只有五里便是。」兩個又離了縣治，投東而行。果然行不到五里，早望見那座仙山，委實秀麗，但見：

青山削翠，碧岫堆雲。兩崖分虎踞龍盤，四面有猿啼鶴唳。朝看雲封山頂，暮觀日掛林梢。流水潺湲，澗內聲聲鳴玉珮；飛泉瀑布，洞中隱隱奏瑤琴。若非道侶修行，定有仙翁煉藥。

當下戴宗，李逵來到二仙山下，見個樵夫，戴宗與他施禮，說道：「借問此間清道人家在何處居住？」樵夫指道：「只過這東山嘴，門外有條小石橋的便是。」兩個抹過山嘴來，見有十數間草房，一週圍矮牆，牆外一座小小石橋。兩個來到此邊，見一個村姑提一籃新果子出來。戴宗施禮問道：「娘子從清道人家出來，清道人在家麼？」村母答道：「在屋後煉丹。」戴宗心中暗喜，分付李逵道：「你且去樹背後躲一躲，待我自入去，見了他，却來叫你。」戴宗自入到裏面看時，一帶三間草房，門上懸掛一個蘆簾。戴宗咳嗽了一聲，只見一個白髮婆婆從裏面出來。戴宗看那婆婆，但見：

蒼然古貌，鶴髮醜顏。眼昏似秋月籠煙，眉白如曉霜映日。青裙素服，依稀紫府元君；布襖荆釵，彷彿

佛驪山老姥。形如天上翔雲鶴，貌似山中傲雪松。

戴宗當下施禮道：「告稟老娘：小可欲求清道人相見一面。」婆婆問道：「官人高姓？」戴宗道：「小可姓戴，名宗，從山東到此。」婆婆道：「孩兒出外雲遊，不曾還家。」戴宗道：「小可是舊時相識，要說一句緊要的話，求見一面。」婆婆道：「不在家裏，有甚話說，留下在此不妨。待回家，自來相見。」戴宗道：「小可再來。」就辭了婆婆，却來門外對李逵道：「今番須用着你。方纔他娘說道，不在家裏，如今你可去請他。他若說不在時，你便打將起來，却不得傷犯他老母。我來喝住，你便罷。」

李逵先去包裹裏取出雙斧，插在兩胯下，入的門裏，叫一聲：「着個出來！」婆婆慌忙迎着問道：「是誰？」見了李逵，睜着雙眼，先有八分怕他。問道：「哥哥有甚話說？」李逵道：「我是梁山泊「黑旋風」，奉着哥哥將令，教我來請公孫勝。你叫他出來，佛眼相看；若還不肯出來，放一把烏火，把你家當都燒做白地。莫言不是早早出來。」婆婆道：「好漢莫要恁地。我這裏不是公孫勝家，自喚做清道人。」李逵道：「你只叫他出來，我自認得他烏臉。」婆婆道：「出外雲遊未歸。」李逵拔出大斧，先砍翻一堵壁。婆婆向前攔住，李逵道：「你不叫你兒子出來，我只殺了你。」拿起斧來便砍，把那婆婆驚倒在地。只見公孫勝

從裏面走將出來，叫道：「不得無禮！有詩爲證：

藥爐丹竈學神仙，

遁跡深山了萬緣。

不是兇神來屋裏，

公孫安肯出堂前。

戴宗便來喝道：「鐵牛，如何嚇倒老母！」戴宗連忙扶起。李逵撇了大斧，便唱個喏道：「阿哥休怪不恁地，你不肯出來。」公孫勝先扶娘入去了，却出來拜請戴宗，李逵邀進一間淨室坐下，問道：「虧二位尋得到此。」戴宗道：「自從師父下山之後，小可先來薊州尋了一遍，並無打聽處，只糾合得一夥弟兄上山。今次宋公明哥哥，因去高唐州救柴大官人，致被知府高廉，兩三陣用妖法贏了，無計奈何，只得教小可和李逵來尋請足下。遠遍薊州，並無尋處。偶因素麵店中，得個此間老丈指引到此。却見村姑說足下在家燒煉丹藥，老母只是推却，因此使李逵激出師父來。這個太莽了些，望乞恕罪。哥哥在高唐州界上，度日如年。請師父便可行程，以見始終成全大義之美。」公孫勝道：「貧道幼年飄蕩江湖，多與好漢們相聚。自從梁山泊分別回鄉，非是昧心：一者母親年老，無人奉侍；二乃本師羅真人留在屋前，恐怕有人尋來，故改名清道人，隱藏在此。」戴宗道：「今者宋公明正在危急之際，師父慈悲，只得去走一遭。」

公孫勝道：「干礙老母無人養贍。本師羅真人如何肯放？其實去不得了。」戴宗再拜懇告，公孫勝扶起戴宗，說道：「再容商議。」公孫勝留戴宗，李逵在淨室裏坐定，安排些素酒素食相待。

三個喫了一回，戴宗又苦苦哀告道：「若是師父不肯去時，宋公明必被高廉捉了，山寨大義，從此休矣！」公孫勝道：「且容我去稟問本師真人。若肯容許，便一同去。」戴宗道：「只今便去啓問本師。」公孫勝道：「且寬心住一宵，明日早去。」戴宗道：「哥哥在彼一日，如度一年，煩請師父同往一遭。」公孫勝便起身，引了戴宗，李逵，離了家裏，取路上二仙山來。此時已是秋殘冬初時分，日短夜長，容易得晚，來到半山腰，却早紅輪西墜。松陰裏面一條小路，直到羅真人觀前，見有硃紅牌額，上寫三個金字，書着「紫虛觀。」三人來到觀前，看那二仙山時，果然是好座仙境，但見：

青松鬱鬱，翠柏森森。一羣白鶴聽經，數個青衣碾藥。青梧翠竹，洞門深鎖碧窗寒；白雪黃芽，石室雲封丹竈煖。野鹿銜花穿徑去，山猿擎菓度巖來。時聞道士談經，每見山翁論法。虛皇壇畔，天風吹下步虛聲；禮斗殿中，鸞背忽來環珮韻。只此便爲真紫府，更於何處覓蓬萊？

三人就着衣亭上，整頓衣服，從廊下入來，逕投殿後松鶴軒裏去。兩個童子，看見公孫勝領人入來，

報知羅真人。傳法旨，教請三人入來。當下公孫勝引着戴宗、李逵，到松鶴軒內，正值真人朝真纔罷，坐在雲牀上。公孫勝向前行禮起居，躬身侍立。戴宗、李逵看那羅真人時，端的有神遊八極之表，但見：

星冠攢玉葉，鶴鬢縷金霞。長髯廣頰，修行到無漏之天；碧眼方瞳，服食造長生之境。每啖安期之棗，曾嘗方朔之桃。氣滿丹田，端口綠筋紫腦；名登玄籙，定知蒼腎青肝。正是三更步月鸞聲遠，萬里乘雲鶴背高。

戴宗當下見了，慌忙下拜。李逵只管着眼看。羅真人問公孫勝道：「此二位何來？」公孫勝道：「便是昔日弟子曾告我師，山東義友是也。今爲高唐州知府高廉顯逞異術，有兄宋江特令二弟來此，呼喚弟子。未敢擅便，故來稟問我師。」羅真人道：「吾弟子既脫火坑，學煉長生，何得再慕此境？」戴宗再拜道：「容乞暫請公孫先生下山，破了高廉，便送還山。」羅真人道：「二位不知此非出家人間管之事。汝等自下山去商議。」

公孫勝只得引了二人，離了松鶴軒，連晚下山來。李逵問道：「那老仙先生說甚麼？」戴宗道：「你偏不聽得？」李逵道：「便是不省得這般鳥則聲。」戴宗道：「便是他的師父說道教他休去。」李逵聽

了，叫起來道：「教我兩個走了許多路程，千難萬難尋見了，却放出這個屁來。莫要引老爺性發，一隻手捻碎你這道冠兒，一隻手提住腰膀，把那老賊道倒直撞下山去。」戴宗嚇着道：「你又要釘住了脚！」李逵道：「不敢不敢，我自這般說一聲兒耍。」

三個再到公孫勝家裏，當夜安排些晚飯喫了。公孫勝道：「且權宿一宵，明日再去懇告本師。若肯時，便去。」戴宗至夜叫了安置，兩個收拾行李，都來淨室裏睡了。兩個睡到五更左側，李逵悄悄地爬將起來。聽得戴宗鼾鼾的睡着，自己尋思道：「却不是干鳥氣麼？你原是山寨裏人，却來問甚麼鳥師父！明朝那厮又不肯，却不誤了哥哥的大事？我忍不得了，只是殺了那個老賊道，教他沒問處，只得和我去。」李逵當時摸了兩把板斧，悄悄地開了房門，乘着星月朗朗，一步步摸上山來。到得紫虛觀前，却見兩扇大門關了。傍邊籬牆若不甚高，李逵騰地跳將過去，開了大門，一步步摸入裏面來。直至松鶴軒前，只聽隔窗有人看誦玉樞寶經之聲。李逵爬上來，舐破窗紙張時，見羅真人獨自一個坐在雲牀上；面前桌兒上燒着一爐好香，點着兩枝畫燭，朗朗誦經。李逵道：「這賊道却不是當死！」一趔趄過門邊來，把手只一推，呀的兩扇亮榻齊開。李逵搶將入去，提起斧頭，便望羅真人腦門上劈將下來，砍倒在雲牀上，

流出白血出。李逵看了，笑道：「眼見的這賊道是童男子身，頗養得元陽真氣，不會走泄，正沒半點的紅。」李逵再仔細看時，連那道冠兒劈做兩半，一顆頭直砍到項下。李逵道：「今番且除了一害，不煩惱公孫勝不去。」便轉身出了松鶴軒，從側首廊下奔將出來，只見一個青衣童子攔住李逵，喝道：「你殺了我本師，待走那裏去？」李逵道：「你這個小賊道，也喫我一斧！」手起斧落，把頭早砍下臺基邊去。二人都被李逵砍了，李逵笑道：「只好撒開。」逕取路出了觀門，飛也似奔下山來。到得公孫勝家裏，閃入來，閉上了門，淨室裏聽戴宗時，兀自未覺，李逵依然原又去睡了。直到天明，公孫勝起來安排早飯，相待兩個喫了。戴宗道：「再請先生同引我二人上山，懇告真人。」李逵聽了，暗暗地冷笑。

三個依原舊路，再上山來。入到紫虛觀裏松鶴軒中，見兩個童子。公孫勝問道：「真人何在？」童子答道：「真人坐在雲牀上養性。」李逵聽說，喫了一驚，把舌頭伸將出來，半日縮不進去。三個揭起簾子，入來看時，見羅真人坐在雲牀上中間。李逵暗暗想道：「昨夜莫非是錯殺了？」羅真人便道：「汝等三人又來何幹？」戴宗道：「特來哀告我師慈悲，救取衆人免難。」羅真人道：「這黑大漢是誰？」戴宗答道：「是小可義弟，姓李，名逵。」真人笑道：「本待不教公孫勝去，看他的面上，教他去走一遭。」戴宗拜謝，

李遠自暗暗尋思道：「那厮知道我要殺他，却又鳥說！」

只見羅真人道：「我教你三人片時便到高唐州如何？」三個謝了，戴宗尋思：「這羅真人又強似我的「神行法」……」真人喚道童取三個手帕來。戴宗道：「上告我師：却是怎生教我們便能够到高唐州？」羅真人便起身道：「都跟我來。」三個人隨出觀門外石巖上來。先取一個紅手帕，鋪在石上道：「吾弟子可登。」公孫勝雙脚在上面，羅真人把袖一拂，喝聲道：「起！」那手帕化做一片紅雲，載了公孫勝，冉冉騰空便起，離山約有二十餘丈。羅真人喝聲：「住！」那片紅雲不動。却鋪下一個青手帕，教戴宗踏上。喝聲：「起！」那手帕却化作一片青雲，載了戴宗，起在半空裏去了。那兩片青紅二雲，如蘆蓆大，起在天上轉，李遠看得呆了。羅真人却把一個白手帕鋪在石上，喚李遠踏上。李遠笑道：「你不是耍，若跌下來，好個大疙瘩。」羅真人道：「你見二人麼？」李遠立在手帕上，羅真人說一聲：「起！」那手帕化做一片白雲，飛將起去。李遠叫道：「阿呀，我的不穩，放我下來。」羅真人把右手一招，那青紅二雲平平墜將下來。戴宗拜謝，侍立在面前，公孫勝侍立在左手。李遠在上面叫道：「我也要撒尿撒尿，你不着我下來，我劈頭便撒下來也！」羅真人問道：「我等自是出家人，不會惱犯了，你殺何夜來越牆而過，

入來把斧劈我？若是我無道德，已被殺了，又殺了我一個道童。」李逵道：「不是我，你敢錯認了？」羅真人笑道：「雖然只是砍了我兩個葫蘆，其心不善，且教你喫些磨難。」把那手招喝聲「去！」一陣惡風，把李逵吹入雲端裏。只見兩個黃巾力士，押着李逵，耳邊只聽得風雨之聲，不覺逕到薊州地界，諛得魂不着體，手脚搖戰。忽聽得刮刺刺地響一聲，却從薊州府廳屋上骨碌碌滾將下來。

當日正值府尹馬士弘坐衙，廳前立着許多公吏人等。看見半天裏落下一個黑大漢來，衆皆喫驚。馬知府見了，叫道：「且拿這厮過來！」當下十數個牢子獄卒，把李逵驅至當面。馬知府道：「你這厮是那裏妖人？如何從半天裏吊將下來？」李逵喫跌得頭破額裂，半晌說不出話來。馬知府道：「必然是個妖人，教去取些法物來。」牢子節級將李逵細翻，驅下廳前草地裏，一個虞候，掇一盆狗血，沒頭一淋；又一個提一桶尿糞來，望李逵頭上直澆到腳底下。李逵口裏，耳朵裏，都是屎尿。李逵叫道：「我不是妖人，我是跟羅真人的伴當。」原來薊州人都知道羅真人是個現世的活神仙，因此不肯下手傷他，再驅李逵到廳前，早有吏人稟道：「這薊州羅真人，是天下有名的得道活神仙。若是他的從者，不可加刑。」馬知府笑道：「我讀千卷之書，每聞今古之事，未見神仙有如此徒弟，即係妖人。牢子，與我加力打那

「斬」衆人只得拿翻李達，打得一佛出世，二佛涅槃。馬知府喝道：「你那斬快招入妖人，便不打你。」李達只得招做「妖人李二。」取一面大枷釘了，押下大牢裏去。李達來到死囚獄裏，說道：「我是直日神將，如何枷了我？好歹教你這薊州一城人都死。」那押牢節級禁子，都知羅真人道德清高，誰不欽服，都來問李達：「你端的是甚麼人？」李達道：「我是羅真人親隨直日神將，因一時有失，惡了真人，把我撇在此間，教我受此苦難，三兩日必來取我。你們若不把些酒食來將息我時，我教你們衆人全家都死。」那節級牢子見了他說，到都怕他，只得買酒買肉請他喫。李達見他們害怕，越說起風話來。牢裏衆人越怕了，又將熱水來與他洗浴了，換些乾淨衣裳。李達道：「若還缺了我酒食，我便飛了去，教你們受苦。」牢裏禁子，只得倒陪告他。李達陷在薊州牢裏不提。

且說羅真人把上項的事，一一說與戴宗。戴宗只是苦苦哀告，求救李達。羅真人留住戴宗在觀裏宿歇，動問山寨裏事務。戴宗訴說晁天王，宋公明仗義疎財，專只替天行道，誓不損害忠臣烈士，孝子賢孫，義夫節婦，許多好處。羅真人聽罷甚喜。一住五日，戴宗每日磕頭禮拜，求告真人，乞救李達。羅真人道：「這等人只可驅除了，還休帶回去。」戴宗告道：「真人不知，李達雖是愚蠢，不省理法，也有些小好處：

第一，下三分，毫不肯苟取於人；第二，不會阿諛於人，雖死，其忠不改；第三，並無淫慾邪心，貪財背義，敢勇當先。因此宋公明甚是愛他，不爭沒了這個人回去，教小可難見兄長宋公明之面。」羅真人笑道：「貧道已知這人是上界天殺星之數，爲是下土衆生作業太重，故罰他下來殺戮。吾亦安肯逆天，壞了此人，只是磨他一會，我叫取來還你。」戴宗拜謝。

羅真人叫一聲：「力士安在？」就鶴軒前起一陣風，風過處，一尊黃巾力士出現，但見：

面如紅玉，鬚似阜絨。彷彿有一丈身材，縱橫有千斤氣力。黃巾側畔，金環日耀；噴霞光，繡襖中間，鐵甲霜鋪吞月影。設在壇前護法，每來世上降魔。

那個黃巾力士上告：「我師有何法旨？」羅真人道：「先差你押去薊州的那人，罪業已滿，你還去薊州牢裏取他回來，速去速回。」力士聲諾去了。約有半個時辰，從虛空裏把李逵撇將下來。

戴宗連忙扶住李逵，問道：「兄弟這兩日在那裏？」李逵看了羅真人，只管磕頭拜說道：「鐵牛不敢了也！」羅真人道：「你從今已後，可以戒性，竭力扶持宋公明，休生歹心。」李逵再拜道：「敢不遵依真人言語？」戴宗道：「你正去那裏走了這幾日？」李逵道：「自那日一陣風，直刮我去薊州府裏，從廳

屋脊上直滾下來，被他府裏衆人拿住。那個馬知府，道我是妖人，捉翻我網了，却教牢子獄卒，把狗血和尿屎，淋我一頭一身；打得我兩腿肉爛，把我枷了，下在大牢裏去。衆人問我，是何神從天上落下來？我因說是羅真人的親隨，直日神將，因有些過失，罰受此苦。過二三日，必來取我。雖是喫了一頓棍棒，却也詐得些酒食，那厮們懼怕真人，却與我洗浴，換了一身衣裳。方纔吾在亭心裏詐酒肉喫，只見半空裏跳下這個黃巾力士，把枷鎖開了，喝我閉眼，一似睡夢中，直扶到這裏。」公孫勝道：「師父似這般的黃巾力士，有一千餘員，都是本師真人的伴當。」李逵聽了，叫道：「活佛，你何不早說，免教我做了這般不是。」只顧下拜。戴宗也再拜，懇告道：「小可端的來的多日了，高唐州軍馬甚急，望乞師父慈悲，放公孫先生同弟子去救哥哥宋公明，破了高廉，便送還山。」羅真人道：「我本不教他去，今爲汝大義爲重，權教他去走一遭。我有片言，汝當記取。」公孫勝向前跪聽真人指教。正是滿還濟世安邦願，來作乘鸞跨鳳人。畢竟羅真人對公孫勝說出甚話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四回

「入雲龍」鬪法破高廉 「黑旋風」探穴救柴進

話說當下羅真人道：「弟子，你往日學的法術，却與高廉的一般。吾今傳授與汝「五雷天罡正法」，依此而行，可救宋江，保國安民，替天行道。休被人欲所縛，悟了大事，專精從前學道之心。你的老母，我自使人早晚看視，勿得憂念。汝應上界天間星，以此容汝去助宋公明。吾有八個字，汝當記取，休得臨期有悟。」羅真人說那八個字，道是：「逢幽而止，遇汗而還。」公孫勝拜授了訣法，便和戴宗、李逵三個拜辭了羅真人，別了衆道伴下山。歸到家中，收拾了道衣、寶劍二口，并鐵冠如意等物了當，拜辭了老母，離山上路。行過了三四十里路程，戴宗道：「小可先去報知哥哥，先生和李逵大路上來，却得再來相接。」公孫勝道：「正好。賢弟先往報知，吾亦趨行來也。」戴宗分付李逵道：「於路小心伏侍先生，但有些差池，教你受苦。」李逵道：「他和羅真人一般的法術，我如何敢輕慢了他？」戴宗拴上甲馬，作起「神行法」來，預先去了。

却說公孫勝和李逵兩個，離了二仙山九宮縣，取大路而行，到晚尋店安歇。李逵懼怕羅真人法術，十分小心伏侍公孫勝，那裏敢使性。兩個行了三日，來到一個去處，地名喚做武岡鎮。只見街市人煙，

集，公孫勝道：「這兩日於路走的困倦，買碗素酒素麵喫了行。」李逵道：「也好。」却見驛道傍邊一個小酒店，兩個人來店裏坐下。公孫勝坐了上首，李逵解了腰包，下首坐了。叫「過賣」一面打酒，就安排些素饌來，與二人喫。公孫勝道：「你這裏有甚素點心賣？」「過賣」道：「我店裏只賣酒肉，沒有素點心。市口人家有棗糕賣。」李逵道：「我去買些來。」便去包內取了銅錢，逕投市鎮上來，買了一包棗糕。欲待回來，只聽得路傍側首有人喝采道：「好氣力！」李逵看時，一夥人圍定一個大漢，把鐵瓜鎚在那裏使，衆人看了喝采他。

李逵看那大漢時，七尺以上身材，面皮有麻，鼻子上一條大路。李逵看那鐵鎚時，約有三十來斤。那漢使的發了，一瓜鎚正打在壓街石上，把那石頭打做粉碎，衆人喝采。李逵忍不住，便把棗糕揣在懷中，便來拿那鐵鎚。那漢喝道：「你是甚麼鳥人，敢來拿我的鎚！」李逵道：「你使的甚麼鳥好，教衆人喝采看了到污眼！你看老爺使一回，教衆人看。」那漢道：「我借與你，你若使不動時，且喫我一頓頸子拳了去。」李逵接過瓜鎚，如弄彈丸一般。使了一回，輕輕放下，面又不紅，心頭不跳，口內不喘。那漢看了，倒身下拜，說道：「願求哥哥大名。」李逵道：「你家在那裏住？」那漢道：「只在前面便是。」引了李逵到一

個所在，見一把鎖鎖着門。那漢把鑰匙開了門，請李逵到裏面坐地。李逵看他屋裏都是鐵砧，鐵鎚，火爐，鉗，鑿，家火……尋思道：「這人必是個打鐵匠人，山寨裏正用得着，何不叫他也去入夥？」

李逵又道：「漢子，你通個姓名，教我知道。」那漢道：「小人姓湯，名隆。父親原是延安府知寨官，因為打鐵上，遭際老種經略相公帳前敍用。近年父親在任亡故，小人貪賭，流落在江湖上，因此權在此間打鐵度日。入骨好使鎗棒，為是自家渾身有麻點，人都叫小人做「金錢豹子」。敢問哥哥高姓大名？」

李逵道：「我便是梁山泊好漢「黑旋風」李逵。」湯隆聽了，再拜道：「多聞哥哥威名，誰想今日偶然得遇。」李逵道：「你在這裏，幾時得發跡，不如跟我上梁山泊入夥，叫你也做個頭領。」湯隆道：「若得哥哥不棄，肯帶攜兄弟時，願隨鞭鐙。」就拜李逵為兄。李逵認湯隆為弟。湯隆道：「我又無家人伴當，同哥哥去市鎮上喫三杯淡酒，表結拜之意。今晚歇一夜，明日早行。」李逵道：「我有個師父在前面酒店裏，等我買棗糕去喫了便行，擔擱不得，只可如今便行。」湯隆道：「如何這般要緊？」李逵道：「你不知宋公明哥哥，見今在高唐州界首廝殺，只等我這師父到來救應。」湯隆道：「這個師父是誰？」李逵道：「你且休問，快收拾了去。」湯隆急急拴了包裹，盤纏銀兩，戴上氈笠兒，跨了口腰刀，提條朴刀，棄了家

中破房舊屋，籠重家火，跟了李逵，直到酒店裏來見公孫勝。

公孫勝埋怨道：「你如何去了許多時？再來遲些，我依前回去了。」李逵不敢做聲回話。引過湯隆拜了公孫勝，備說結義一事。公孫勝見說是打鐵出身，心中也喜。李逵取出棗糕，叫「過賣」將去整理。三個一同飲了幾杯酒，喫了棗糕，算還了酒錢。李逵、湯隆各背上包裹，與公孫勝離了武岡鎮，迤邐望高唐州來。三個於路，三停中走了兩停多路，那日早，卻好迎着戴宗來接。公孫勝見了大喜，連忙問道：「近日相戰如何？」戴宗道：「高廉那厮，近日箭瘡平復，每日領兵來搦戰。哥哥堅守，不敢出敵，只等先生到來。」公孫勝道：「這個容易。」李逵引着湯隆拜見戴宗，說了備細，四人一處奔高唐州來。離寨五里遠，早有呂方、郭盛引一百餘騎軍馬迎接着。四人都上了馬，一同到寨，宋江、吳用等出寨迎接。各施禮罷，擺了接風酒，敘問間闊之情，請入中軍帳內，衆頭領亦來作慶。李逵引過湯隆來參見宋江、吳用，并衆頭領等。講禮已罷，寨中且做慶賀筵席。

次日中軍帳上，宋江、吳用、公孫勝商議破高廉一事。公孫勝道：「主將傳令，且着拔寨都起，看敵軍如何，貧道自有區處。」當日宋江傳令各寨，一齊引軍起身，直抵高唐州城壕，下寨已定。次早五更造飯，

軍人都披掛衣甲。宋公明、吳學究、公孫勝，三騎馬直到軍前，搖旗搶鼓，納喊篩鑼，殺到城下來。

再說知府高廉在城中箭瘡已痊，隔夜小軍來報知宋江軍馬又到，早辰都披掛了衣甲，便開了城門，放下吊橋，將引三百神兵，大小將校，出城迎敵。兩軍漸近，旗鼓相望，各擺開陣勢。兩陣裏花腔鼙鼓，雜彩繡旗搖。宋江陣門開處，分十騎馬來，雁翅般擺開在兩邊。左手下五將：花榮、秦明、朱仝、歐鵬、呂方；右手下五將：是林冲、孫立、鄧飛、馬麟、郭盛；中間三騎馬上，爲頭是主將宋公明，怎生打扮：

頭頂茜紅巾，腰繫獅蠻帶。錦征袍，大鵬貼背，水銀盃彩鳳飛簷。抹綠靴，斜踏寶鏡，黃金甲，光動龍鱗。描金粘隨定紫絲鞭，錦鞍羈穩稱桃花馬。

左邊那騎馬上，坐着的便是梁山泊掌握兵權軍師吳學究，怎生打扮：

五明扇，齊攢白羽，九綸巾，巧簇烏紗。素羅袍，香阜沿邊，碧玉環，絲絛束定。鳧鳥穩踏葵花鏡，銀鞍不離紫絲韁。兩條銅鍊，腰間掛，一騎青驄出戰場。

右邊那騎馬上，坐着的便是梁山泊掌握行兵布陣副軍師公孫勝，怎生打扮：

星冠耀日，神劍飛霜。九霞衣服繡春雲，六甲風雷藏寶訣。腰間繫雜色短鬚絛，背上懸松文古定。

劍穿一雙雲頭點翠早朝靴，騎一匹分鬃昂首黃花馬。名標葦笈玄功著，身列仙班道行高。

三個總軍主將，三騎馬出到陣前。看對陣金鼓齊鳴，門旗開處，也有二三十個軍官，簇擁着高唐州知府高廉出在陣前，立馬於門旗下。怎生結束，但見：

束髮冠珍珠嵌就，絳紅袍錦繡攢成。連環鎧甲耀黃金，雙翅銀盔飛彩鳳。足穿雲縫弔墩靴，腰繫一蠻金鞵帶。手內劍橫三尺水，陣前馬跨一條龍。

那知府高廉出到陣前，厲聲高叫，喝罵道：「你那水注草賊，既有心要來廝殺，定要分個勝敗，見個輸贏，走的不是好漢！」宋江聽罷，問一聲：「誰人出馬立斬此賊？」「小李廣」花榮挺鎗躍馬，直至垓心。高廉見了，喝問道：「誰與我直取此賊去？」那統制官隊裏轉出一員上將，喚做薛元輝，使兩口雙刀，騎一匹劣馬，飛出垓心，來戰花榮。兩個在陣前鬪了數合，花榮撥回馬，望本陣便走。薛元輝不知是計，縱馬舞刀，儘力來趕。花榮略帶住了馬，拈弓取箭，扭轉身軀，只一箭，把薛元輝頭重腳輕，射下馬去。兩軍齊納聲喊。高廉在馬上見了大怒，急去馬鞍轎前，取下那面聚獸銅牌，把劍去擊。那裏敲得三下，只見神兵隊裏捲起一陣黃砂來，罩的天昏地暗，日色無光。喊聲起處，豺，狼，虎，豹，怪獸，毒蟲，就這黃沙內捲將出來。

衆軍恰待都走，公孫勝在馬上，早掣出那一把松文古定劍來，指着敵軍，口中念念有詞，喝聲道：「疾！」只見一道金光射去，那夥怪獸毒蟲，都就黃沙中亂紛紛墜於陣前。衆軍人看時，卻都是白紙翦的虎豹走獸，黃沙盡皆蕩散不起。宋江看了，鞭梢一指，大小三軍，一齊掩殺過去；但見人亡馬倒，旗上交橫。高廉急把神兵退走入城。宋江軍馬趕到城下，城上急拽起吊橋，閉上城門，擗木砲石，如雨般打將下來。宋江叫且鳴金，收聚軍馬下寨，整點人數，各獲大勝。回帳稱謝公孫先生神功道德，隨卽賞勞三軍。

次日，分兵四面圍城，儘力攻打，公孫勝對宋江，吳用道：「昨夜雖是殺敗敵軍大半，眼見得那三百神兵退入城中去了。今日攻擊得緊，那厮夜間必來偷營劫寨。今晚可收軍一處，至夜深，分去四面埋伏。這裏虛札寨柵，教衆將只聽霹靂響，看寨中火起，一齊進兵。」傳令已了。當日攻城至未牌時分，都收四面軍兵還寨，卻在營中大吹大擂飲酒。看看天色漸晚，衆頭領暗暗分撥開去，四面埋伏已定。

卻說宋江，吳用，公孫勝，花榮，秦明，呂方，郭盛上土坡等候。是夜，高廉果然點起三百神兵，背上各帶鐵葫蘆，於內藏着硫黃，焰硝，煙火藥料；各人俱執鈎刀，鐵掃帚，口內都銜蘆哨。二更前後，大開城門，放下吊橋，高廉當先，驅領神兵前進，背後卻帶三十餘騎，奔殺前來。離寨漸近，高廉在馬上作起妖法，卻早黑

氣冲天，狂風大作，飛砂走石，播土揚塵。三百神兵各取火種，去那葫蘆口上點着，一聲蘆哨齊響，黑氣中間，火光罩身，大刀闊斧，滾入寨裏來。高埠處，公孫勝仗劍作法，就空寨中平地上刮刺刺起個霹靂。三百神兵急待退步，只見那空寨中火起，光焰亂飛，上下通紅，無路可出。四面伏兵齊趕，圍定寨柵，黑處徧見三百神兵，不曾走得一個，都被殺在寨裏。高廉急引了三十餘騎，奔走向城。背後一枝軍馬追趕將來，乃是「豹子頭」林冲。看看趕上，急叫得放下吊橋，高廉只帶得八九騎入城，其餘盡被林冲和人連馬生擒活捉了去。高廉進到城中，盡點百姓上城守護。高廉軍馬，被宋江、林冲殺個盡絕。次日，宋江又引軍馬四面圍城甚急。高廉尋思：「我數年學得術法，不想今日被他破了，似此如之奈何？只得使人去隣近州府求救。」急急修書二封，教去東昌、兗州，二處離此不遠，這兩個知府都是我哥哥擡舉的人。教星夜起兵來接應。差了兩個帳前統制官，齎擎書信，放開西門，殺將出來，投西奪路去了。衆將卻待去追趕，吳用傳令：「且放他出去，可以將計就計。」宋江問道：「軍師如何作用？」吳學究道：「城中兵微將寡，所以他去求救。我這裏可使兩枝人馬，詐作救應軍兵，於路混戰。高廉必然開門助戰，乘勢一面取城，把高廉引入小路，必然擒獲。」宋江聽了大喜，令戴宗回梁山泊另取兩枝軍馬，分作兩路而來。

且說高廉每夜在城中空闊處，堆積柴草，竟天價放火爲號，城上只望救兵到來。過了數日，守城軍兵望見宋江陣中不戰自亂，急忙報知。高廉聽了，連忙披掛上城瞻望，只見兩路人馬戰塵蔽日，喊殺連天，衝奔前來；四面圍城軍馬，四散奔走。高廉知是兩路救軍到了，盡點在城軍馬，大開城門，分頭掩殺出去。

且說高廉撞到宋江陣前，看見宋江引着花榮、秦明、三騎馬望小路而走。高廉引了人馬，急去追趕，忽聽得山坡後連珠砲響，心中疑惑，便收轉人馬回來。兩邊鑼響，左手下呂方，右手下郭盛，各引五百人馬衝將出來。高廉急奪路走時，部下軍馬折其大半，奔走脫得核心時，望見城上已都是梁山泊旗號。舉眼再看，無一處是救應軍馬，只得引着些敗卒殘兵，投山僻小路而走。行不到十里之外，山背後撞出一彪人馬，當先擁出「病尉遲」孫立，攔住去路，厲聲高叫：「我等你多時，好好下馬受縛！」高廉引軍便回，背後早有一彪人馬，截住去路，當先馬上卻是「美髯公」朱仝。兩頭夾攻將來，四面截了去路，高廉便棄了坐下馬，便走上山。四下裏部軍一齊趕上山去，高廉慌忙，口中念念有詞，喝聲道：「起！駕！一片黑雲，冉冉騰空，直上山頂。只見山坡邊轉出公孫勝來，見了，便把劍在馬上望空作用，口中也念念有詞，

喝聲道：「疾！」將劍望上一指，只見高廉從雲中倒撞下來。側首搶過「插翅虎」雷橫，一朴刀把高廉揮做兩段。可憐五馬諸侯貴，化作南柯夢裏人。有詩爲證：

上臨之以天鑒，

下察之以地祇。

明有王法相繼，

暗有鬼神相隨。

行兇畢竟逢兇，

特勢還歸失勢。

勸君自警平生，

可歎可驚可畏。

且說雷橫提了首級，都下山來，先使人去飛報主帥。宋江已知殺了高廉，收軍進高唐州城內，先傳下將令，休得傷害百姓；一面出榜安民，秋毫無犯；且去大牢中救出柴大官人來。那時當牢節級，押獄禁子，已都走了，止有三五十個罪囚，盡數開了枷鎖釋放。數中只不見柴大官人一個，宋江心中憂悶。尋到一處監房內，卻監着柴皇城一家老小；又一座牢內，監着滄州捉到柴進一家老小，同監在彼——爲是連日斃殺，未曾取問發落——只是沒尋柴大官人處。

吳學究教喚集高唐州押獄禁子跟問時，數內有一個稟道：「小人是當牢節級蘭仁。前日蒙知府

高廉所委，專一牢固監守柴進，不得有失。又分付道：「但有凶吉，你可便下手。」三日之前，知府高廉要取柴進出來施刑。小人爲見本人是個好男子，不忍下手，只推道：「本人病至八分，不必下手。」後又催併得緊，小人回稱「柴進已死。」因是連日斲殺，知府不開，小人卻恐他差人下來看視，必見罪責，昨日柴進去後面枯井邊，開了枷鎖，推放裏面躲避，如今不知存亡。」

宋江聽了，慌忙着蔭仁引入。直到後牢枯井邊望時，見裏面黑洞洞地，不知多少深淺。上面叫時，那得人應，把索子放下探時，約有八九丈深。宋江道：「柴大官人眼見得多是沒了。」宋江垂淚。吳學究道：「主帥且休煩惱。誰人敢下去探看一遭，便見有無。」說猶未了，轉過「黑旋風」李逵來，大叫道：「等我下去。」宋江道：「正好。當初也是你送了他，今日正宜報本。」李逵笑道：「我下去不怕，你們莫割斷了繩索。」吳學究道：「你卻也忒奸猾。」且取一個大篋籠，把索子絡了，接長索頭，扎起一個架子，把索掛在上面。李逵脫得赤條條的，手拿兩把板斧，坐在籠裏，卻放下井裏去，索上縛兩個銅鈴。漸漸放到底下，李逵卻從籠裏爬將出來，去井底下摸時，摸着一堆，卻是骸骨。李逵道：「爺娘，甚鳥東西在這裏！」又去這邊摸時，底下濕漉漉的，沒下脚處。李逵把雙斧拔放籠裏，兩手去摸底下，四邊卻寬。一摸摸着一個

人做一堆兒蹲在水坑裏。李逵叫一聲：「柴大官人！」那裏見動，把手去摸時，只覺口內微微聲喚。李逵道：「謝天地，恁地時，還有救哩！」隨即爬在籬裏，搖動銅鈴，衆人扯將上來。李逵說下面的事，宋江道：「你可再下去，先把柴大官人放在籬裏，先發上來，卻再放籬下來取你。」李逵道：「哥哥不知我去蘄州，着了兩道兒，今番休撞第三遍。」宋江笑道：「我如何肯弄你？你快下去。」李逵只得再坐籬裏，又下井去。

到得底下，李逵爬將出籬去，却把柴大官人抱在籬裏，搖動索上銅鈴。上面聽得，早扯起來。到上面，衆人看了大喜。宋江見柴進頭破額裂，兩腿皮肉打爛，眼目略開又閉。宋江心中甚是悽慘，叫請醫生調治。李逵卻在井底下發喊大叫。宋江聽得，急叫把籬放將下去，取他上來。李逵到得上面，發作道：「你們也不是好人，便不把籬放下來救我！」宋江道：「我們只顧看顧柴大官人，因此忘了你，休怪。」宋江就令衆人把柴進扛扶上車睡了。先把兩家老小，并奪轉許多家財，共有二十餘輛車子，叫李逵、雷橫先護送上梁山泊去。卻把高廉一家老小良賤三四十口，處斬於市。賞謝了蘭仁，再把府庫財帛，倉廩糧米，并高廉所有家私，盡數裝載上山。大小將校離了高唐州，得勝回梁山泊。所過州縣，秋毫無犯。在路已經數

日，回到大寨，柴進扶病起來，稱謝晁宋二公并衆頭領。晁蓋教請柴大官人就山頂宋公明歇處，另建一所房子，與柴進并家眷安歇。晁蓋、宋江等衆皆大喜。自高唐州回來，又添得柴進、湯隆兩個頭領，且作慶賀筵席，不在話下。

再說東昌、寇川兩處，已知高唐州殺了高廉，失陷了城池，只得寫表差人申奏朝廷。又有高唐州逃難官員，都到京師說知真實。高太尉聽了，知道殺死他兄弟高廉。次日五更，在待漏院中，專等景陽鐘響。百官各具公服，直臨丹墀，伺候朝見。當日五更三點，道君皇帝陞殿，淨鞭三下響，文武兩班齊。天子駕坐殿頭，官喝道：「有事出班啓奏，無事捲簾退朝。」高太尉出班奏曰：「今有濟州梁山泊賊首晁蓋、宋江，累造大惡，打劫城池，搶擄倉廩，聚集兇徒惡黨，現在濟州殺害官軍，闖了江州無爲軍，今又將高唐州官民殺戮一空，倉廩庫藏，盡被擄去。此是心腹大患，若不早行誅勦，他日養成賊勢，難以制伏。伏乞聖斷。」天子聞奏大驚，隨即降下聖旨，就委高太尉選將調兵，前去勦捕，務要掃清水泊，殺絕種類。高太尉又奏道：「量此草寇，不必興舉大兵。臣保一人，可去收復。」天子道：「卿若舉用，必無差錯，即令起行，飛捷報功，加官賜賞，高遷任用。」高太尉奏道：「此人乃開國之初，河東名將呼延贊嫡派子孫，單名喚個灼字，

使兩條銅鞭，有萬夫不當之勇。見受汝寧郡都統制，手下多有精兵勇將。臣舉保此人，可以征勦梁山泊。可授兵馬指揮使，領馬步精銳軍士，克日掃清山寨，班師還朝。」天子准奏，降下聖旨：「着樞密院即便差人齎勅前往汝寧州，星夜宣取。」當日朝罷，高太尉就於帥府着樞密院撥一員軍官，齎擎聖旨，前去宣取。當日起行，限時定日，要呼延灼赴京聽命。

卻說呼延灼在汝寧州統軍司坐衙，聽得門人報道：「有聖旨特來宣取將軍赴京，有委用的事。」呼延灼與本州官員出郭迎接到統軍司。開讀已罷，設宴管待使臣，火急收拾了□□□甲，鞍馬器械，帶引三四十從人，一同使命，離了汝寧州，星夜赴京。於路無話，早到京師城內殿司府前下馬，來見高太尉。當日高俅正在殿帥府坐衙，門吏報道：「汝寧州宣到呼延灼，見在門外。」高太尉大喜，叫喚進來參見了。看那呼延灼一表非俗，正是：

開國功臣後裔，先朝良將玄孫。家傳鞭法最通神，英武熟經戰陣。仗劍能探虎穴，彎弓□□□羣。
將軍出世定乾坤，呼延灼威名大振。

當下高太尉問慰已畢，與了賞賜。次日早朝，引見道君皇帝。徽宗天子看了呼延灼一表非俗，喜動

天顏就賜「踢雪烏騷」一匹。那馬渾身墨錠似黑，四蹄雪練價白，因此名爲「踢雪烏騷」。那馬日行千里。聖旨賜與呼延灼騎坐。呼延灼就謝恩已罷，隨高太尉再到殿帥府，商議起軍，勦捕梁山泊一事。呼延灼道：「稟明恩相：小人覷探梁山泊兵多將廣，武藝高強，不可輕敵小覷。乞保二將爲先鋒，同提軍馬到口，必獲大功。」高太尉聽罷大喜，問道：「將軍所保護人，可爲前部先鋒？」不爭呼延灼舉保此二將，有分教，宛子城重添良將，梁山泊大破官軍。且教功名未上凌烟閣，姓字先標聚義廳。畢竟呼延灼對高太尉保出誰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五回

高太尉大興三路兵

呼延灼擺布連環馬

話說高太尉問呼延灼道：「將軍所保何人，可爲先鋒？」呼延灼稟道：「小人舉保陳州團練使，姓韓，名滔，原是東京人氏，曾應過武舉出身，使一條棗木槊，人呼爲「百勝將軍」。此人可爲正先鋒。又有一人，乃是潁州團練使，姓彭，名杞，亦是東京人氏，乃累代將門之子，使一口三尖兩刃刀，武藝出衆，人呼

爲「天目將軍。」此人可爲副先鋒。」高太尉聽了大喜道：「若是韓彭二將爲先鋒，何愁狂寇！」當日高太尉就殿帥府押了兩道牒文，着樞密院差人，星夜往陳穎二州，調取韓滔、彭玘，火速赴京。不旬日之間，二將已到京師，逕來殿帥府，參見了太尉并呼延灼。次日，高太尉帶領衆人，都往御教場中，操演武藝。看軍了當，卻來殿帥府，會同樞密院官，計議軍機重事。高太尉問道：「你等三路，總有多少人馬？」呼延灼答道：「三路軍馬，計有五千，連步軍數及一萬。」高太尉道：「你三人親自回州，揀選精銳馬軍三千，步軍五千，約會起程，收勦梁山泊。」呼延灼稟道：「此三路馬步軍兵，都是訓練精熟之士，人強馬壯，不必殿帥憂慮；但恐衣甲未全，只怕誤了日期，取罪不便，乞恩相寬限。」高太尉道：「既是如此說時，你三人可就京師甲仗庫內，不拘數目，任意選揀衣甲，盔刀，關領前去。務要軍馬整齊，好與對敵。出師之日，我自差官來點視。」呼延灼領了鈞旨，帶人往甲仗庫關支。呼延灼選訖鐵甲三千副，熟皮馬甲五千副，銅鐵頭盔三千頂，長鎗二千根，滾刀一千把，弓箭不計其數，火砲鐵砲五百餘架，都裝載上車。臨辭之日，高太尉又撥與戰馬三千匹。三個將軍，各賞了金銀段匹，三軍盡關了糧賞。呼延灼和韓滔、彭玘，都與了必勝軍狀，辭別了高太尉并樞密院等官，三人上馬，都投汝寧州來。於路無話。

到得本州，呼延灼便道：「韓滔、彭玘，各往陳顛二州起軍，前來汝寧會合。」不勾半月之上，三路兵馬都已完足。呼延灼便把京師關到衣甲、盔、刀、旗、鎗、鞍馬，并打造連環鐵鎧、軍器……等物，分俵三軍已了，伺候出軍。高太尉差到殿帥府兩員軍官，前來點視。犒賞三軍已罷，呼延灼擺布三路兵馬出城，端的是：

鞍上人披鐵鎧，坐下馬帶銅鈴。旌旗紅展一天霞，刀劍白鋪千里雪。弓彎鵲畫，飛魚袋半露龍梢；籠插雕翎，獅子壺緊拴豹尾。人頂深盔垂護項，微漏雙睛；馬披重甲帶朱纓，單懸四足。開路人兵，齊擔大斧；合後軍將，盡撚長鎗。數千甲馬離州城，三個將軍來水泊。

當下起軍，擺布兵馬出城，前軍開路韓滔，中軍主將呼延灼，後軍催督彭玘，馬步三軍人等，浩浩蕩蕩，殺奔梁山泊來。

卻說梁山泊遠探報馬，徑到大寨，報知此事。聚義廳上，當中晁蓋、宋江，上首軍師吳用，下首法師公孫勝，并衆頭領，各與柴進賀喜，終日筵宴，聽知報道：「汝寧州「雙鞭」呼延灼，引着軍馬來來征進。」衆皆商議迎敵之策。吳用便道：「我聞此人，祖乃開國功臣河東名將呼延贊之後，嫡派子孫。此人武藝

精熟，使兩條銅鞭，人不可近。必用能征敢戰之將，先以力敵，後用智擒。」說言未了，「黑旋風」李逵便道：「我與你去捉這厮。」宋江道：「你如何去得？我自有調度。」可請「霹靂火」秦明打頭陣，「豹子頭」林冲打第二陣，「小李廣」花榮打第三陣，「一丈青」扈三娘打第四陣，「病尉遲」孫立打第五陣；將前面五陣，一隊隊戰罷如紡車般，轉作後軍。我親自帶引十個弟兄，引大隊人馬押後。左軍五將——朱仝、雷橫、穆弘、黃信、呂方；右軍五將——楊雄、石秀、歐鵬、馬麟、郭盛。水路中可請李俊、張橫、張順、阮家三弟兄，駕船接應。卻教李逵與楊林，引步軍分作兩路，埋伏救應。」宋江調撥已定，前軍秦明早引人馬下山，向平原曠野之處，列成陣勢。此時雖是冬天，卻喜和暖。等候了一日，早望見官軍到來，先鋒隊裏，「百勝將」韓滔領兵扎下寨柵，當晚不戰。

次日天曉，兩軍對陣，三通畫鼓，出到陣前。馬上橫着狼牙棍，望對陣門旗開處，先鋒將韓滔，橫槊勒馬，大罵秦明道：「天兵到此，不思早早投降，還敢抗拒，不是討死！我直把你水泊填平，梁山踏碎，生擒活捉你這夥反賊解京，碎屍萬段！」秦明本是性急的人，聽了也不打話，便拍馬舞起狼牙棍，直取韓滔。韓滔挺槊躍馬，來戰秦明。兩個鬪到二十餘合，韓滔力怯，只待要走。背後中軍主將呼延灼已到，見韓滔戰

秦明不下，便從中軍舞起雙鞭，縱坐下那匹御賜「踢雪烏騮」，咆哮嘶喊，來到陣前。秦明見了，欲待來戰。呼延灼第二撥「豹子頭」林冲已到，便叫：「秦統制少歇，看我戰三百合，卻理會！」林冲挺起蛇矛，直奔呼延灼。秦明自把軍馬從左邊覓向山坡後去。這裏呼延灼自戰林冲，兩個正是對手。鎗來鞭去，花一團，鞭去鎗來，錦一簇。兩個鬪到五十合之上，不分勝敗。第三撥「小李廣」花榮軍到，陣門下大叫道：「林將軍少息，看我擒捉這厮！」林冲撥轉馬便走。呼延灼因見林冲武藝高強，也回本陣。林冲自把本部軍馬一轉，轉過山坡後去，讓花榮挺鎗出馬。呼延灼後軍也到。「天目將」彭玘，橫着那三尖兩刃四竅八環刀，驟着五明千里黃花馬，出陣大罵花榮道：「反國逆賊，何足爲道！與吾併個輸贏！」花榮大怒，也不答話，便與彭玘交馬。兩個戰二十餘合，呼延灼看見彭玘力怯，縱馬舞鞭，直奔花榮。鬪不到三合，第四撥「一丈青」扈三娘人馬已到，大叫：「花將軍少歇，看我捉這厮！」花榮也引軍望右邊覓轉山坡下去了。彭玘來戰「一丈青」未定，第五撥「病尉遲」孫立軍馬早到，勒馬於陣前擺着，看這扈三娘去戰彭玘。兩個正在征塵影裏，殺氣陰中，一個使大桿刀，一個使雙刀。兩個鬪到二十餘合，「一丈青」把雙刀分開，回馬便走。彭玘要逞功勞，縱馬趕來，「一丈青」便把雙刀掛在馬鞍轡上，袍底下取出紅錦套。

索——上有二十四個金鈎——等彭玘馬來得近，紐過身軀，把套索望空一撒，看得親切，彭玘措手不及，早拖下馬來。孫立喝教衆軍一發向前，把彭玘捉了。呼延灼看見大怒，忿力向前來救，「一丈青」便拍馬來迎敵。呼延灼恨不得一口水吞了那「一丈青」。兩個鬪到十合之上，急切贏不得「一丈青」。呼延灼心中想道：「這個潑婦人在我手裏鬪了許多合，倒恁地了得！」心忙急急，賣個破綻，放他入來，卻把雙鞭只一蓋，蓋將下來。那雙刀卻在懷裏，提起右手銅鞭，望「一丈青」頂門上打下來。卻被「一丈青」眼明手快，早起刀只一隔，右手那口刀，望上直飛起來。卻好那一鞭打將下來，正在刀口上，鏗地一聲響，火光迸散。「一丈青」回馬望本陣便走。呼延灼縱馬趕來，「病尉遲」孫立見了，便挺鎗縱馬向前，迎住廝殺。背後宋江卻好引十對良將都到，列成陣勢。「一丈青」自引了人馬，也投山坡下去了。宋江見活捉得「天目將」彭玘，心中甚喜，且來陣前看孫立與呼延灼交戰。孫立也把鎗帶住，手腕上綽起那條竹節鋼鞭，來迎呼延灼。兩個都使鋼鞭，那更一般打扮：「病尉遲」孫立是交角鐵幘頭，大紅羅抹額，百花點翠阜羅袍，烏油戧金甲，騎一匹「烏騾」馬，使一條竹節虎眼鞭，賽過尉遲恭；這呼延灼卻是冲天角鐵幘頭，鎖金黃羅抹額，七星打釘阜羅袍，烏油對嵌鎧甲，騎一匹御賜「踢雪烏騾」，使兩

條水磨八稜鋼鞭——左手的重十二斤，右手重十三斤——真似呼延贊。兩個在陣前左盤右旋，鬪到三十餘合，不分勝敗。宋江看了，喝采不已。有詩爲證：

各跨烏騷健似龍，

呼延贊對尉遲恭。

雙鞭遇敵真奇事，

更好同歸不語中。

官軍陣裏韓滔，見說折了彭玘，便去後軍隊裏，盡起軍馬，一發向前廝殺。宋江只怕衝將過來，便把鞭梢一指，十個頭領，引了大小軍士，掩殺過去；背後四路軍兵，分作兩路夾攻攏來。呼延灼見了，急收轉本部軍馬，各敵個住。爲何不能全勝？卻被呼延灼陣裏都是「連環馬官軍」——馬帶馬甲，人披鐵鎧。馬帶甲，只露得四蹄懸地；人披鎧，只露出一對眼睛。——宋江陣上雖有甲馬，只是紅纓面具，銅鈴雉尾而已。這裏射將箭去，那裏甲都護住了。那三千馬軍，各有弓箭，對面射來，因此不敢近前。宋江急叫鳴金收軍，呼延灼也退二十餘里下寨。

宋江收軍，退到山西下寨，屯住軍馬，且教左右羣刀手，簇擁彭玘過來。宋江望見，便起身喝退軍士，親解其縛，扶入帳中，分賓而坐。宋江便拜。彭玘連忙答禮拜道：「小子被擒之人，理合就死，何故將軍以

賓禮待之？」宋江道：「某等衆人，無處容身，暫占水泊，權時避難，造惡甚多。今者，朝廷差遣將軍前來收捕，本合延頸就縛；但恐不能存命，因此負罪交鋒，誤犯虎威，敢乞恕罪。」彭玘答道：「素知將軍仗義行仁，扶危濟困，不想果然如此義氣，倘蒙存留微命，當以捐軀保奏。」宋江道：「某等衆兄弟也只待聖主寬恩，赦宥重罪，忘生報國，萬死不辭。」詩曰：

忠爲君王恨賊臣，

義連兄弟且藏身。

不因忠義心如一，

安得團圓百八人。

宋江當日就將「天目將」彭玘，使人送上大寨，教與晁天王相見，留在寨裏。這裏自一面犒賞三軍，并衆頭領，計議軍情。再說呼延灼收軍下寨，自和韓滔商議，如何取勝梁山水泊。韓滔道：「今日這厮們見俺催軍近前，他便慌忙掩擊過來，明日盡數驅馬軍向前，必獲大勝。」呼延灼道：「我已如此安排下了，只要和你商量相通。」隨卽傳下將令：「教三千匹馬軍，做一排擺着，每三十四匹一連，卻把鐵環連鎖；但遇敵軍，遠用箭射，近則使鎗，直衝入去；三千「連環馬軍」分作一百隊鎖定；五千步軍，在後策應。明日休得挑戰，我和你押後掠陣。但若交鋒，分作三面衝將過去。」計策商量已定，次日天曉出戰。

卻說宋江次日把軍馬分作五隊在前，後軍十將簇擁，兩路伏兵，分於左右。秦明當先，搦呼延灼出馬交戰，只見對陣，但只納喊，並不交鋒。爲頭五軍，都一字兒擺在陣前，中是秦明，左是林冲，「一丈青」右是花榮，孫立在後。隨即宋江引十將也到，重重疊疊，擺着人馬。看對陣時，約有一千步軍，只是擂鼓發喊，並無一人出馬交鋒。宋江看了，心中疑惑，暗傳號令：「教後軍且退。」卻縱馬直到花榮隊裏窺望。猛聽對陣裏連珠砲響，一千步軍，忽然分作兩下，放出三面「連環馬軍」，直衝將來；兩邊把弓箭亂射，中間盡是長鎗。宋江看了大驚，急令衆軍把弓箭施放，那裏抵敵得住。每一隊三十四匹馬，一齊跑發，不容你不向前走。那「連環馬軍」漫山遍野，橫衝直撞將來。前面五隊軍馬望見，便亂跑了，策立不定；後面大隊人馬，攔當不住，各自逃生。宋江飛馬慌忙便走，十將擁護而行。背後早有一隊「連環馬軍」追將來，卻得伏兵——李逵，楊林——引人從蘆葦中殺出來，救得宋江逃至水邊，卻有李俊，張橫，張順，三阮——六個水軍頭領——擺下戰船接應。宋江急急上船，便傳將令：教分頭去救應衆頭領下船。那「連環馬」一直趕到水邊，亂箭射來，船上卻有傍牌遮護，不能損傷。慌忙把船掉到鴨嘴灘頭，盡行上岸。就水寨裏整點人馬，折其大半，卻喜衆頭領都全，雖然折了些馬匹，都救得性命。少刻，只見石勇，時遷，孫新，顧大

嫂，都逃命上山，卻說：「步軍衝殺將來，把店屋平拆了去。我等若無號船接應，盡被擒捉。」宋江一一親自撫慰，計點衆頭領時，中箭者六人：林冲、雷橫、李逵、石秀、孫新、黃信；小嘍囉中傷帶箭者，不計其數。晁蓋聞知，同吳用、公孫勝下山來動問。宋江眉頭不展，面帶憂容。吳用勸道：「哥哥休憂，勝敗乃兵家常事，何必掛心？別生良策，可破『連環軍馬』。」晁蓋便傳號令，分付水軍，牢固寨柵船隻，保守灘頭，曉夜隄備，請宋公明上山安歇。宋江不肯上山，只就鴨嘴灘寨內駐扎，只教帶傷頭領上山養病。

卻說呼延灼大獲全勝，回到本寨，開放「連環馬」，都次第前來請功。殺死者不計其數，生擒的五百餘人，奪得戰馬三百餘匹。隨即差人前去京師報捷，一面犒賞三軍。

卻說高太尉正在殿帥府坐衙，門上報道：「呼延灼收捕梁山泊得勝，差人報捷。」心中大喜。次日早朝，越班奏聞天子。徽宗甚喜，敕賞黃封御酒十瓶，錦袍一領，差官一員，齎錢十萬貫，前去行營賞軍。高太尉領了聖旨，同到殿帥府，隨即差官齎捧前去。

卻說呼延灼已知有天使，與韓滔出二十里外迎接。接到寨中，謝恩受賞已畢，置酒管待天使；一面令韓先鋒俵錢賞軍，且將捉到五百餘人，囚在寨中，待拿得賊首，一併解赴京師，示衆施行。天使問：

『彭團練如何失陷？』呼延灼道：『爲因貪捉宋江，深入重地，致被擒捉。今次羣賊必不敢再來。小可分兵攻打，務要肅清山寨，掃盡水注，擒獲衆賊，折毀巢穴；但恨四面是水，無路可進。遙觀寨柵，只除非得火炮飛打，以碎賊巢。久聞東京有個砲手凌振，名號『轟天雷』。此人善造火炮，能去十四五里遠近，石砲落處，天崩地陷，山倒石裂。若得此人，可以攻打賊巢。更兼他深通武藝，弓馬熟嫻。若得天使回京，於太尉前言知此事，可以急急差遣到來，克日可取賊巢。』使命應允。次日起程，於路無話。回到京師，來見高太尉，備說呼延灼求索砲手凌振，要建大功。高太尉聽罷，傳下鈞旨，教喚甲仗庫副砲手凌振那人來。原來凌振祖貫燕陵人，是宋朝盛世第一個砲手，人都呼他是『轟天雷』。更兼武藝精熟，曾有四句詩讚凌振的好處：

強火發時城郭碎，

煙雲散處鬼神愁。

金輪子母轟天振，

砲手名聞四百州。

當下凌振來參見了高太尉，就受了行軍統領官文憑，便教收拾鞍馬軍器起身。且說凌振把應用的煙火藥料，就將做下的諸色火炮，并一應的砲石，砲架，裝載上車；帶了隨身衣，甲，盔，刀，行李等件，并三

四十個軍漢，離了東京，取路投梁山泊來。到得行營，先來參見主將呼延灼，次見先鋒韓滔，備問水寨遠近路程。山寨峻峻去處，安排三等砲石攻打：第一是風火砲，第二是金輪砲，第三是子母砲。先令軍健整頓砲架，直去水邊豎起，準備放砲。

卻說宋江在鴨嘴灘上小寨內，和軍師吳學究商議破陣之法，無計可施。有深細人來報道：「東京新差一個砲手，號作『轟天雷』，凌振，即日在於水邊豎起架子，安排施放火砲，攻打寨柵。」吳學究道：「這個不妨。我山寨四面都是水泊，港汊甚多，宛子城離水又遠，縱有飛天火砲，如何能勾打得到城邊？」且棄了鴨嘴灘小寨，看他怎地設法施放？卻做商議。當下宋江棄了小寨，便都起身，且上關來。晁蓋、公孫勝接到聚義廳上，問道：「似此如何破敵？」動問未絕，早聽得山下砲響。一連放了三個火砲，兩個打在水裏，一個直打到鴨嘴灘邊小寨上。宋江見說，心中展轉憂悶，衆頭領盡皆失色。吳學究道：「若得一人，誘引凌振到水邊，先捉了此人，方可商議破敵之法。」晁蓋道：「可着李俊、張橫、張順、三阮，六人掉船如此行事，岸上朱仝、雷橫如此接應。」

且說六個水軍頭領，得了將令，分作兩隊：李俊和張橫先帶了四五十個會水的軍士，用兩隻快船，

從蘆葦深處，悄悄過去；背後張順，三阮，掌四十餘隻小船接應。再說李俊，張橫上到對岸，便去砲架子邊納聲喊，把砲架推翻。軍士慌忙報與凌振知道，凌振便帶了風火二砲，拿鎗上馬，引了一千餘人趕將來。李俊，張橫領人便走。凌振追至蘆葦灘邊，看見一字兒擺開四十餘隻小船，船上共有百十餘個水軍。李俊，張橫早跳在船上，故意不把船開。看看人馬到來，納聲喊，都跳下水裏去了。凌振人馬已到，便來搶船。朱仝，雷橫，卻在對岸納聲擂鼓。凌振奪得許多船隻，叫軍健盡數上船，便殺過去。船纔行到波心之中，只見岸上朱仝，雷橫鳴起鑼來；水底下早鑽起四五十水軍，盡把船尾屑子拔了，水都滾入船裏來；外邊就勢扳翻船，軍健都撞在水裏。凌振急待回船，船尾舵檣，已被拽下水底去了。兩邊卻鑽上兩個頭領來，把船只一扳，仰合轉來，凌振卻被合下水裏去。水底下卻是阮小二，一把抱住，直拖到對岸來。岸上早有頭領接着，便把索子綁了，先解上山來。水中生擒二百餘人，一半水中澆死，些少逃得性命回去。詩曰：

怎許船軍便渡河，
不施火砲卻如何。

空說半天轟霹靂，

卻愁尺水起風波。

呼延灼得知，急領軍馬趕將來時，船都已過鴨嘴灘去了。箭又射不着，人都不見了，只忍得氣。呼延

灼恨了半晌，只得引了人馬回去，且說衆頭領捉得「轟天雷」凌振，解上山寨，先使人報知。宋江便同滿寨頭領下第二關迎接，見了凌振，連忙親解其縛，便埋怨衆人道：「我叫你們禮請統領上山，如何恁的無禮！」凌振拜謝不殺之恩，宋江便與他把蓋已了，自執其手，相請上山。到大寨，見了彭玘已做了頭領，凌振閉口無言。彭玘勸道：「晁宋二頭領，替天行道，招納豪傑，專等招安，與國家出力。既然我等到此，只得從命。」宋江卻又陪話，凌振答道：「小的在此趨侍不妨，爭奈老母妻子，都在京師，倘或有人知覺，必遭誅戮，如之奈何！」宋江道：「但請放心，限日取還統領。」凌振謝道：「若得頭領如此週全，死而瞑目。」晁蓋道：「且教做筵席慶賀。」

次日，廳上大聚會衆頭領。飲酒之間，宋江與衆人商議破「連環馬」之策。正無良法，只見「金錢豹子」湯隆起身道：「小人不材，願獻一計。除之得這般軍器和我一個哥哥，可以破得「連環甲馬。」吳學究便問道：「賢弟，你且說用何等軍器？你這個令親哥哥是誰？」湯隆不慌不忙，叉手向前，說出這般軍器和那個人來。有分教，四五个頭領直往京師，三千餘馬軍盡遭毒手。正是計就玉京擒獬豸，謀成金關捉狡狴。畢竟湯隆對衆說出那般軍器，甚麼人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